



□ 12
3172
1



平湖陸稼書先生手輯

四書講義
困勉錄

嘉會
堂
藏版

昭和九年三月十日寄
種村宗八氏贈

全十二冊

5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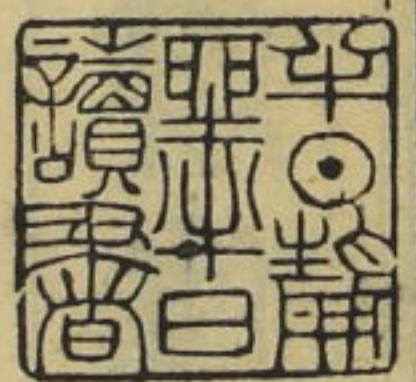
全序

12
3172
/

甲三十八番

序

稼書先生既點定四書大全輔
以蒙引存疑諸解羽翼傳註深
切著明而遺篋中復有困勉錄
前後二編即先生自題大全序
所云萬曆以後諸家之說則別



爲一冊者也其高弟席子漢翼
昆季并梓以行余得受而讀之
喟然歎曰先生一生心力畢萃
於孔曾思孟之書而禋躬之篤
行淑世之精誠具見於此矣夫
聖賢立言所以傳心明道顯之

爲日用彝倫微之爲性命神化
約以一二言而可以振挈綱維
擴以千百言而可以兼綜條貫
故斯須去之而不得終身由之
而不盡者四書之言是也有宋
大儒蔚興力洗漢人訓詁支離

之病而後鄒魯墜緒揭若日星
然朱子傳註既作微獨承其後
者論解疊陳卽以朱子語類所
載推廣傳註同異不妨互存總
爲聖賢義蘊無窮好學者折衷
以求至是爰取於旁通曲暢引

伸不已固非可以排決籓籬亦
非可以橫分畛域也自夫帖括
令行濡首操觚之士不過循章
摘句保殘守缺而止應舉畢而
向所誦習之書棄若土苴卽有
博聞多識者出方且浸淫泛濫

玩物貽譏其於聖賢之所以立
言與夫先儒表彰論辨之本意
茫乎胥失之矣欲望道德之成
名節之立將何所依據也與先
生自釋褐休暇迄夫解組歸田
晝考夕思其於四書義蘊如食

充飢如衣禦寒窮年矻矻無異
經生舉業時搜輯羣書遠宗近
取辨其醇疵晰其深淺旣以大
全爲經復以是錄爲緯於整齊
畫一之中寓融會貫通之致舊
聞新得相輔彌彰而獨名之爲

困勉則豈徒竭蹶編摩泥守書
冊之謂哉孔子論列知行自生
安學利及於困勉非必天下盡
出於困勉之一途而孔子自言
必曰憤忘食樂忘憂其教人也
語上語下施無躐等蓋自古聖

賢真實爲學之心不特己百己
千者之爲困勉卽生安學利之
資其返躬克己存理去欲無不
從功夫磨鍊中來彼夫好言頓
悟漫語現成固不待辨而已屏
絕焉程子曰學只要鞭辟近裏

著己又曰人之學不進只是不
勇朱子亦曰開卷便有與聖賢
不相似處豈可不自鞭策此困
勉之說也惟先生粹質清明造
履嚴苦律己服官一介不取以
貞其操直道而事以遂其志凜

然樹乞墦壟斷之防泊然守陋
巷簞瓢之素其以困勉自處寧
爲人所難不爲人所易然後言
行同符始終合轍因於是錄標
舉欲學者知所嚮方云爾嗚呼
先生往矣廉聲惠政嘉謨讜論

淪浹人心而猶惜其措施未究
望絕蒼生獨是遺編什襲之藏
一朝流衍所謂載道之文篤其
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
焉者其在斯乎余夙植淺劣何
足以知先生之萬一而中心景

仰積有年所茲得席子昆季傳
習拳勤公諸來學共識典型因
謂先生之書藝林固知尊而信
之矣而吾黨之見其書當如見
其人者困勉之義有待於精思
力踐也故不禁娓娓言之以就

正夫有道君子

康熙歲次己卯八月朔旦長洲

復初學人彭定求謹序



四書釋義自朱子集註章句外斷以大全及蒙
存淺達為主然諸書雖本諸儒間有偏全純駁
之異致有毫釐千里之謬今經吾師陸夫子嚴
其去取加以點定使學者了然知所適從而書
義益明於天下矣茲復輯困勉錄一書者蓋學
以講而益明理以析而益精自前朝以迄

本朝其間理學鴻儒名公巨宿接踵代作其著書
立言有大能闡發聖賢之餘蘊者是又大全諸
儒之功臣而其說之斷不可以泯沒者也無如

學術多岐真偽錯雜或見之稍偏或言之有病更有推墨附儒陽儒陰墨者逞其異說以淆亂於其間使學者觀之不覺潛移默奪其爲世道人心害者不小此又爲我道之蝨賊而不可不辨者也故吾師博聚羣書廣集衆說一一取而討究之如簸揚者去糠粃而存粟淘汰者棄瓦礫而取金使僞者不得亂真邪者不得干正彙成一書附於四書大全之後猶子朱子以綱目繼春秋以近思錄繼四子書之意夫然後使我

道不致旣明而復晦此困勉錄之所以不得不作也吁其意深其慮遠其功亦偉哉

康熙己卯秋七月受業門人席永恂百拜謹識

右困勉錄三十七卷吾師陸夫子纂述之苦心家
孟跋中已悉之矣前席何多贅第錄以困勉名
者蓋深鑒於世之濫刻講義徒為士子博取科
名之資而於身心之學絕無與焉故以此命名
所以自儆而亦以儆人也吾師天挺人豪弱冠
時志趣已卓絕羣倫自諸生以至登籍由歷任
而至歸田於功名泊然難進易退屈指一生惟
肆力於六經四子之書濂洛關閩之學探索既
久慨然以程朱為得孔孟之真傳服膺而尊奉

右困勉錄三十七卷吾師陸夫子纂述之苦心家
孟跋中已悉之矣前席何多贅第錄以困勉名
者蓋深鑒於世之濫刻講義徒為士子博取科
名之資而於身心之學絕無與焉故以此命名
所以自儆而亦以儆人也吾師天挺人豪弱冠
時志趣已卓絕羣倫自諸生以至登籍由歷任
而至歸田於功名泊然難進易退屈指一生惟
肆力於六經四子之書濂洛關閩之學探索既
久慨然以程朱為得孔孟之真傳服膺而尊奉

日見金序
一
之不失復購諸家講學之書廣采參考於前朝
則取薛文清胡文敬羅整菴陳清瀾

本朝則取魏柏鄉熊孝感張武承呂晚邨仇滄柱
諸先生以爲皆得朱子之正脉其餘諸家或有
力闢之者有姑與之者閑邪衛道不遺餘力矣
而所最用力者尤在大全以及是編以爲聖賢
微言奧義苟講之不精未免殊途異趨如一貫
無隱諸章往往爲異學藉口故旣取宋元諸大
儒之說而訂定之復取前朝及

本朝諸先輩之說而輔益之總期發明朱子之學
說歸於至當理得其最真庶幾身體力行而無
誤也世之學者得此意以讀是編則聖賢之道
程朱之學不待他求而得之矣豈僅舉業云乎
哉受業門人王前席百拜謹識

余與族孫稼書居同里髫年即相契每過必竟日談即有不肯混同流俗求向上一着之志時父兄方以制藝課余兩人余始學爲文下筆亦能無阻滯然讀其文則瞠乎其後矣且周旋翔步動中規矩不尺寸失布袍革履簞瓢晏如儼然有道氣象里中前輩甚器之甲申鼎革余嬾親筆硯讀漆園文久之覺荒唐汗漫不可收拾乃讀周子太極圖略涉其藩籬無所得丁亥余就館湖中稼書亦赴武塘李氏約晤遂疎余又

余與族孫稼書居同里髫年即相契每過必竟日談即有不肯混同流俗求向上一着之志時父兄方以制藝課余兩人余始學爲文下筆亦能無阻滯然讀其文則瞠乎其後矣且周旋翔步動中規矩不尺寸失布袍革履簞瓢晏如儼然有道氣象里中前輩甚器之甲申鼎革余嬾親筆硯讀漆園文久之覺荒唐汗漫不可收拾乃讀周子太極圖略涉其藩籬無所得丁亥余就館湖中稼書亦赴武塘李氏約晤遂疎余又

取竺乾書編閱之旨其言入其中而不能出惟
頓悟之說不能無疑以爲古今聖賢豈有反出
其下者姑舍之復讀儒書然浮屠說終戀戀不
忍去及後晤稼書告余曰余邇年從事四子大
全一書始知從前所主之說多未當且信堯舜
禹湯相傳之道得四子書而大明四子書得大
全而益顯盍觀諸余聆其言不覺顏之頰也乃
退而伏讀之復取性理大全潛味之乃爽然失
恍然若有所得然後見稍定志稍堅騎牆之說

不復萌於中矣質諸稼書稼書喜未幾稼書補
弟子員館於洙水余又徙邑中不獲常相見丙
午舉孝廉庚戌登進士南北奔馳晤益難乙卯
授膠城令欲邀余之任所余已受其同譜蒼巖
顧子聘將之大梁固辭之臨行授余學部通辨
一書蓋陳清瀾先生所作也挾以往晨昏潛玩
益信儒佛之殊有同冰炭只本天本心二語了
然無復可疑但於四子書中猶多障義無由就
正乙卯余辭館旋里稼書亦罷職隨舉博學宏

詞即北上未試而丁外艱歸因得扁舟往返質
前所疑稼書益喜遂延余課幼子直方几席相
接荷其盡言指示甫半載因魏環溪先生之薦
復補靈壽挈余偕至恆山壽固丸邑無案牘勞
乃盡出篋中藏皆先儒語錄及

本朝諸家講學之書約二三十種余不惜腕脫指
僵擇其要而錄之皆其生平抄撮親筆要之學
不宗於孔孟說不本於程朱皆擯而不取也又
告余曰四子書實為理學之樞紐大全一書又

為講學之淵源故以點定大全日置案頭未嘗
須臾舍至困勉錄則藏笥未肯輕出曰尚須整
頓余奉教四年始知聖賢之學本是平實道不
外乎日用飲食性不外乎綱常倫理功不外乎
主敬存誠合內外體用一以貫之者也彼求之
杳冥昏默者曾何足與語至道哉戊辰余先歸
逾年而稼書擢侍御辛未解組歸余方幸桑榆
聚首得聞所未聞壬申臘月造其齋再三畱余
卒歲忽告余曰余年來欲刻大全及所輯講義

蓋一生心血盡在於此余喜甚辭歸不意越翌日而訃音至矣吁痛哉其告余之言若先知期至者余往憑尸而哭之視其含殮畢即請其稿以歸奈困勉一書皆蠅頭細楷錄於書眉空白間棼如亂絲余逐條繕寫之三年而脫稿然後再加編次伊姪用中佐之又諸及門相與較訂叅閱之乃登之梨棗始於丁丑夏竣於己卯秋而兩書告成吁我稼書天產醇儒自成童時即以斯道爲己任自後遭亂離歷貧賤以至服官

去位終不少貶其志氣心無他慕學無他岐龜龜焉惟以講學明道爲事無非欲力排異學振揚絕業近續濂洛關閩之宗風遠紹堯舜禹湯之統緒以自淑而覺世焉其一生所得不喜著書微言奧旨已盡寓於兩書之中今得垂不朽是不特世道人心幸亦稼書幸也余冥頑寡陋老而無成幸與之遊終身蒙其提示俾得與聞正道不致顛越於庸流沒溺於異端者皆其力也惟謹守是書期無負而已矣

康熙己卯七月七十二老人舊溪逸叟陸公鏐
拜手撰

例言

一是編乃稼書身後所出之書稿就多年藏之
篋衍蓋望道未見之心欲然猶未以為足也
壬申歿後余請於伊子直方得閱全書而謹
錄之自癸酉至乙亥始竣至丁丑年將授梓
復與伊姪用中重為編次雖未能悉當而先
後麤定庶可披覽

一是編既脫稿而難其名適檢其書簾得片紙
稼書自署其名曰困勉錄蓋不欲徒研書理

直欲身體力行志亦偉矣故即以是名名之
一是編有前後兩編前編以彥陵張氏所輯講
義爲粉本而嚴其去取復編明季諸先輩之
說不啻百餘家附綴於上始於順治戊戌至
康熙癸卯而書成後編則甲辰以後所輯朱
子語類兼采呂晚邨仇滄柱兩先生講義文
評諸名家制藝至讀史而可以發明者亦必
附載學有淺深見有精麤兩編不可合一故
擅加一續字別之

一是編所次悉遵章句先後而繫所采之說於
其下務在說書不拘說書者之先後
一是編所載稱某人曰某書曰者皆係所采之
說無姓氏書名者即係稼書之折衷
一是編逐章酌定頗得確解內惟子貢欲去告
朔之籛羊章不仁者不可以久處約章女與
回也孰愈章甯武子邦有道則知章皆未慊
意有說另錄別紙搜覓不得姑照原稿錄其
舊說

日錄金匱言
一 是編實與大全蒙存淺達諸書相為表裏稼
書既將大全點定復附以四子之說書理已
為明備又作是編者蓋欲實致其博學審問
慎思明辨篤行之功而因發先儒未盡之蘊
云爾故大全四子之說茲不具載學者先當
熟味點定大全然後參閱是編毋徒僅守一
書自安寡陋也

一 是編采擇雖多要必準諸程朱之說合者錄
之背者不錄蓋程朱之書實為孔孟干城是
書又為程朱羽翼無非欲闡明正學使後賢
無他岐之惑讀者當尊奉其說勿復為異端
所眩又當法其自勵勵人之意以自勗焉庶
不負其數十年苦心若徒視為舉業津梁則
稼書之靈滋戚矣

舊溪逸叟公鏐謹識

四書講義困勉錄卷目

卷之一

大學

卷之一

中庸上

卷之二

中庸下

卷之一 論語

學而

卷之二

為政

卷之三



八佾

卷之四

里仁

卷之五

公冶長

卷之六

雍也

卷之七

述而

卷之八

泰伯

卷之九

子罕

卷之十

鄉黨

卷十一

先進

卷十二

顏淵

卷十三

子路

卷十四

憲問

卷十五

衛靈公

卷十六

季氏

卷十七

陽貨

卷十八

微子

卷十九

子張

卷二十

堯曰

卷之一

孟子

梁惠王上

卷之二

梁惠王下

卷之三

公孫丑上

卷之四

公孫丑下

卷之五

滕文公上

卷之六

滕文公下

卷之七

離婁上

卷之八

離婁下

卷之九

萬章上

卷之十

萬章下

卷十一

告子上

卷十二

告子下

卷十三

盡心上

卷十四

盡心下

四書講義續困勉錄卷目

卷之一

大學

卷之二

中庸

卷之三

上論

學而

為政

八佾

里仁

公冶長

雍也

述而

泰伯

子罕

鄉黨

卷之四 下論

先進

顏淵

子路

憲問

衛靈公

季氏

陽貨

微子

子張

堯曰

卷之五 上孟

梁惠王

公孫丑

滕文公

卷之六 下孟

離婁

萬章

告子

盡心

新安陳氏謂三代前學之名未聞。蒙引非之。謂有教則有學。而引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爲證。然新安所謂學。乃學術之學。非學校之學。且亦非謂其未有學術。但未聞其名耳。其說固無病。不必辨。蒙引謂司徒典樂。皆兼大小學。而以上庠下庠卽大小之意。然觀朱子云。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則又似唐虞時未有大小學之分。蓋非全無。但未詳耳。朱子於大學中庸序及孟子末篇註。皆以程氏接孟子。而不及周子。學者疑之。蒙引謂二程雖淵源於周子。而其所自得者實多。所發明者尤盛。此說妙。蓋二程雖師周子。而後來學力。幾勝周子。非如孔顏之可分高下也。故徑以程子接孟子者。見學之極功也。大全張氏師曾

說大謬不可從。

附或問尹氏其心收斂不容一物。只發明得程子主一無適四字。看來此二條本一意。勿齋陳氏以尹說爲敬之始。主一無適爲敬之成。未妥。

大學

大全朱子曰。人須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

吳草廬曰。大學言心不言性。而性實在其中。故朱子於大學序言性獨詳。中庸言性不言心。而心實在其中。故朱子於中庸序言心獨詳。知心性合一之解者。可與論學矣。

沈無回曰。讀大學與中庸不同。中庸闡道之微言。而大學經世之實用也。故始於格物而終於天下平。由粗以及精。自內以及外。雖其本未嘗不本於先天。其極未嘗不通於天載。而立言之旨不重焉。其要使下學率而循之。啟入聖之門。上達舉而厝之。成開物成務之功用耳矣。

羅近溪曰。大人者。以天下爲一人者也。身心卽是天下國家。而天下國家卽是身心。

大學之道章總旨。顧麟士曰。此章書雖以綱領統條目。以條目隸綱領。語有輕重。然大段是兩扇對文字。首節大學之道四字。對第四節古之二字。首節三箇在字。對第四節六箇在字。第一箇在字。第二節五箇而后字。對第

五節七箇而后字。又首節第四節皆說工夫。第二節第五節皆說效驗。首節第二節與第四第五節皆是叙體。第三節與第六第七節皆是斷體。結體。至從綱領中標出明德爲本。從條目中標出脩身爲本。兩本字卽又相照應。已開後人片段比偶法門。當不易也。○按麟士說。雖大槩是如此。然首節雖與第四節對。而第四節卽兼本末終始說了。首節只說得綱領。未有本末終始意。第二節雖與第五節對。而第五節是上文已說過的。全是效驗。第二節是上文未說過的。是因效驗見工夫。第三節雖與第六第七節對。而第三節則本末終始並結。第六第七節只結本末。不結終始。又第三節則以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第七節則兼以家爲本。天下國爲末。蓋比

偶中有參錯。古人文字往往如此。又不可不知。○第六第七節所以不結終始者。亦是舉此見彼之例。作文須補說爲妙。○此章大旨亦只是有序而不遺。與志學志道諸章一例。但彼是直說。此是兼橫直說。本末是橫說。終始是直說。凡以明德脩身貫者俱非。○附翼註曰。此章總見得學由己及人而已爲本也。重明明德句。據註前三節統論綱領。後四節細論條目。綱領之明德止至善。與條目之格致誠正脩皆屬己者也。綱領之新民止至善。與條目之齊治平皆屬人者也。畢竟先脩己乃可以治人。故前面說物有本末。後面說脩身爲本。二本字正相同。前面雖把事有終始配說。而事卽物中之事。對物不過後面雖以所厚者薄陪說。而家卽觀化於身。對

身不過。可見前後俱是重本之意。○按翼註雖與愚見不同。然亦可存覽。若以明德貫全章。謂總完一明德之事者。則斷不可用矣。

大學之道節。張彥陵曰。按大學不對小學說。對異端曲學說。○按異端曲學乃是總對大小學說的。○吳因之曰。看大學節。要想濶大的意思。看古之欲明節。要想精密的意思。看洋洋發育二節亦然。○又曰。開口說一句大學之道。下文全要模寫大學意思。然大之中條理却精密。蓋惟精密乃所以成其爲大。○愚意德民善明新止皆是道。學字虛說。蓋此是學之道。不是學道。須辨大。全蒙引存疑。雖無明文。然愚說似不可易。○若究言之。則學之道亦卽是道。說見蒙引。○大全黃氏曰。虛靈不

目録卷之一
昧明也。具衆理應萬事。德也。恐未妥。德是虛字。虛靈不
昧。具衆理應萬事。俱在明字內。看爲妙。然存疑亦主黃
氏說。不可曉。淺說最明。○淺說曰。夫德而謂之明者。以
其虛而且靈。具仁義禮智之性於中。而足以應夫萬事
也。最明。又虛靈不昧。與具衆理應萬事。雖是兩層。却不
可截然分開看了。虛靈不昧。朱子所謂靈底是心。是以
氣言。具衆理應萬事。朱子所謂實底是性。是以理言。然
虛靈不昧四字。離不得具衆理應萬事。雖有知覺。叫不
得虛靈。故北溪陳氏曰。理與氣合。所以虛靈。○北溪陳
氏及吳氏程。俱以虛靈不昧兼理氣言。亦不是。此句只
是氣。具衆理應萬事。則說理。若存疑。謂明德兼理氣。便
不差。已未另改見別本 ○雙峰云。明德以理之得於心

者言。至善以理之見於事者言。不是見於事者。卽是得
於心者。觀章句云。具衆理可見。○翼註曰。明字包格致
誠正脩則不可專以知見言。講明德新民。勿太深。恐碍
止至善。然明德新民。實包得止至善。但提出言之耳。○
格致誠正脩備。然後可謂之明。此明字與中庸明善之
明專主知見言者不同。○張彥陵曰。且如人知己德之
不明而欲明之。只這知其不明而欲明之者。便是明德。
就這裡便明將去。只是提撕也。○章句解明德至善。俱
未明言理之一本處。新安吳氏。通考趙氏。及或問小註
玉溪盧氏。皆足以發明章句所未明。當玩。已未定以玉
溪吳趙之說爲非。 ○講明德雖從天命之性說起。與中
庸天命之性無二。至講上明字。示學者下手工夫。則止

曰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不及未發是格致誠正脩皆屬中庸致和一邊工夫而所謂立天下之大本者大學則固未之及也緣大學一書是初學入德之門故只從發動處說起○李九我曰民者對己之稱新民正明德中事我但自明其德而坐視生民之污此便是有我之私間隔胸中卽此便是我德之不明處此重我去新他不是民自新上按此是深一層解玉溪盧氏以明明德又爲三者之綱領卽此意○馮具區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此在明明德疏大人者正己而物正此在親民疏按上兩句卽陽明之說下兩句亦可兼用專用則偏○吳因之曰至善不是言究竟處乃是準則處二意似可兼用○淺說謂止之云者以之爲標的未至則必

求至於是也。以之爲歸宿。已至則安於是而不遷也。看來究竟處有此二意。準則處亦有此二意。己酉正月十六改○或問以至善爲明德新民之標的。是以準的言。不是以究竟言。淺說乃曰以之爲標的。以之爲歸宿。曰歸宿。則是要其極至者而言。亦與朱註乖違。大全朱子曰。說一個善字。又說一個至字。直是要到那極至處而後止。程子謂以其義理精微之極。有不可得而名者。故始以至善目之。○卽說明新未十分。不妨或問所謂禮雖粗復而有不純。已雖粗克而有不盡。○又朱子曰。在他雖未能在我所以望他者。不可不如是也。○翼註曰。至善據註兼明德新民。新說只主明德邊。蓋據下節定靜安慮皆屬心學。後章仁敬孝慈信皆在已也。看來

只主明德邊似偏了。但明德與新民實非兩樣。至善如爲人君止於仁，仁屬明德，仁之及民，卽屬新民。作文固不可遺新民。須融合明新爲一方妙。○徐岩泉曰：至善是心體止，只完全此心體，增不得一毫，減不得一毫之謂。至善不增一毫，不減一毫之謂。止至善，按此說未嘗不可兼用。陽明專以此爲說，則偏矣。聖俞亦有此說。○樂天齋翼註曰：至善是事理當然之極，雖在事而實本於心。按此卽上徐岩泉說也。○章句解至善，只云事物當然之理，是就萬殊處說，未嘗就一本處說。不過明新皆要無過不及到恰好處而已。大全玉溪盧氏之說太深。○李九我曰：止至善是明明德工夫做到盡頭處，止字如行者之必求其至，居者之必求其安。堯之所謂允

執。孔之所謂不踰是也。惟止至善然後可言明德。可言新民。○張彥陵曰：是三非三，是一非一。

知止而后有定節。知止，依蒙引存疑或問，卽作格物致知。看自妙。蓋上文說止於至善，卽包知止能得在其內。此節不過就其中分別言之，以明其先後之序耳。非有二也。至古之欲明節，則又就其中細分之，以著其目耳。亦非有二也。吳因之以知止與格致不能無異。余初雖亦主此，然細味之，覺其不直捷也。姑附於後。○附吳因之曰：或問知止而后能得格致，而后誠正脩齊治平兩邊同異何如。曰：止合明新之止而爲言也。物有止，知亦有止，意有止，心亦有止，身有止，齊治均平亦有止，所謂知止，知乎此也。而所謂格物者亦格此，所能致知者亦

致此知止與格致無不同矣。至於所謂能得亦不過真能誠真能正能脩能齊能治能均平之謂。是據文演義。真若小異而大同。但知止節只是得止於至善句。蓋聖人既說箇止於至善。便想著至善之幾亦在毫芒。最難剖拆。非知止不可。故云此只是渾渾論止於至善道理。不是條陳求止工夫。不然與下文格致處便重複了。須看口氣各自不同。○知止前工夫。卽是致知格物。○知止前要補說德明而后民新一段。方與物有本末相應。○張彥陵曰。以知爲入門。固是。然此做見成說。不必大段喫力。○翼註曰。知字深。是融悟之知。非聞見之知。按此二句須善看。蓋方致知時。則融悟聞見二者並入。及知止時。則只見融悟耳。○萬思默曰。知止之知。與致知

之知一也。蓋致知者。卽致其知止之知也。但知止之知。就所知者言。故知字在上。致知之知。就能知者言。故知字在下。其實只是一知。○張彥陵曰。靜字在動中看出。非人生而靜之靜。註不妄二字可味。若只說不動。便是槁木死灰。所謂不妄者何也。念之所起。只在至善是也。○按不妄二字。雖應事接物亦靜也。○樂天齋翼註曰。安謂所處而安。雖是身之所處。却是心安也。○張彥陵曰。慮不是思慮之慮。只是臨事精明。迴光返照。深入幾微。無絲毫眩惑的光景。○予初謂定屬意。靜屬心安。屬身。慮屬家國天下。是知能得。則統誠正脩齊治平。是行然靜安之配心身。固是矣。而定豈可專屬意。慮豈可專屬家國天下。蓋定靜安慮。總在知行之間。不必拘拘分

因勉錄卷之一
配。○以定靜安慮分屬意心身等可也。卽以定靜安慮分屬誠正脩齊治平。則是將知作行了。此大謬也。○湖南講艾南英問此定靜安慮。專屬之格致。豈誠正脩內。獨無定靜安慮耶。答曰。此問最精。○定靜安慮四字。在知得之間。與別處不同。存疑所謂。此是知邊。靜日用之間。動靜不一。此靜固自如也。其實誠正脩內。節節有箇定靜安慮。但經文所指。則專在知邊耳。○朱子旣云定靜安慮得。自然相因而見。又云。多至安處住了者。蓋由於知止之有淺深也。然所謂多至安處住者。此意亦只帶說不重。○沈無回曰。諸相因處。如丸之走阪。水之下溜。謂之無漸次。却不能脚下便到。謂之有漸次。却又不到不住手。○呂用晦曰。纔知止。五者相因而見。知得相

去不遠。此大層級也。五者逐段相因。此大層級中小層級也。定靜安相近。至慮而得處較難進。此小層級中重難層級也。○按。知止能得。兩邊都有工夫。但有先後之序耳。若說知得自然行得。此是深一層話。非此章正意。○吳因之曰。至善無形。原是極恍惚的道理。能得則心體處處湊合。却是極實在的學問。○翼註曰。得還通承由知止而至於慮來。不單承慮。諸講於得字。多忽畧。殊不知此得字。要看得精深。蓋至善乃天理極至。今則實得此天理極。至於己。非偶合。非襲取。心卽善。善卽心。與之爲一。無復有存亡出入之端矣。○朱子答李敬子曰。知有淺深。得有大小。難以一槩論也。朱子之意。不欲將知得坐定作一貫看。蓋知得中。又各自有層次。○姚元

素曰此節愚謂乃是涵養本原。有此一段本領而後能致知格物。亦卽格致中事。直至天下平後。涵養亦不已。按此以知止居格致前。與因之說相類。然卽以此爲涵養本領工夫。則又不同矣。總之皆不必從也。

物有本末節。此結上文。非起下文。則盧氏以此先後字起下文。許多先後字之說。不可從。○張彥陵云。據註是結上文。據時解是起下文。按此意亦有。然却不重。○聖人言語自有次第。如物有本末節。章句只說結上文。至古之節。又自從條目中分個先后。非上節預起之也。玉溪盧氏謂物有節。不特結上文。又以起下文。則不知語言次第矣。後人因此遂將下文六個先字。應知所先。七個後字。應知所後。謬甚。○玉溪盧氏謂物有本末。結第

一節。事有終始。結第二節。愚意不然。第一節原兼事物在內。但本末終始意。則未露耳。第二節雖只以終始言。而本末意固當補在前。則此二句是總結上文兩節。不必分屬。玉溪謬也。余初收之。亦謬也。○卽依玉溪亦可也。辛丑正月廿八。○翼註曰。時講云。明德新民。人已兩物也。而有本末焉。此大謬。蓋本末是一物之本末也。如一株樹。有根與梢也。若兩物。則有兩本末矣。要之君子以萬物爲一體。故人已總若一物。○按翼註此說與或問不同。要之可兼用。蓋淺言之則兩物。深言之則一物也。○以物而開事。將以本末匹終始乎。非也。本亦有其終始焉。末亦有其終始焉。右劉子壯文。○吳因之曰。明德新民。不是判然兩路徑。知止能得。不是截然兩殼當。

故知所先後亦不是先做完了這一件然後去做那一件。蓋於相須並進中畧畧分個漸次而已。○蒙引既云知所先後知字淺。又謂近道雖就知上說而所以近道者正以其用工處知所先後也。若全未下工夫只泛泛然僅知其序安能近道乎。殊矛盾前說是也。存疑去彼取此謬。○近道二字只依大全仁山金氏作大學之道道字看。爲是是學之方法。近道猶云得法也。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節此節言序之不可亂。下節見序之所以不可亂。○翼註曰。明德二字屬我不屬天下。明之於天下乃是合天下以明其明德意。○章句或問皆云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蒙引謂其與本文不類。所以發其意耳。極妙。史氏伯璿極力回護。反不

明白。○存疑謂或問最明者指其後一段而言耳。○張彥陵曰。治國有立標準須教化意。○按此本淺說。然恐立標準意碍脩身也。○翼註曰。治對紊亂言。齊對參差言。紊亂病大參差病小。可見齊字更密。○又曰。平者普遍之意。與齊治不同。○又曰。脩身功夫在心正後。只是舉動應接之間少有過差。脩之使完全耳。○張彥陵曰。脩有二項。有脩樹之脩。去其有餘以治妄身。有脩屋之脩。補其不足以完真身。○大全朱子云。意是指發處。心是指體言。此體字乃全體之體。不是本體之體。○蒙引謂意者心之萌也。心該動靜意只是動之端。諸儒分別心意無如此明白。○管登之曰。意則有根有苗。○按意根卽是心。不可謂意兼動靜。○管登之曰。向使中無善

困勉錄卷之一
惡之根安得動而忽起善惡哉。故善惡不專屬意亦屬心。○按惡根卽氣質之性。此說得是。○翼註曰：意有不誠則前此未發之體頓失。後此已發之用亦乖。故必先誠意。○心與知自有分別。大全雲峯胡氏或問註：新安陳氏說最明。○知與性情亦自有別。一屬理。一屬氣。○能愛能敬者心。知愛知敬者知。○葛屺瞻有分心知意知之說。陽明有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正循末以探本之意之說。按分別心知意知最妙。但心知兼體用意知屬用。葛說似專以心知爲體。意知爲用。則非。又謂致知宜專就意說。亦非。謂以知善知惡爲良知。是循末探本意是也。然須知此不但是陽明之說如此。○吳因之曰：致知固在誠正之先。然必至於誠意正心脩身齊治平而

後知之所致者。乃爲真知。若不至誠正脩身田地。則是其所知者猶未真也。是合誠正脩齊只合得一箇致知。雖偏言致知而謂其畢聖學之能事。亦無不可。但陽明致良知主意。却又不如此看。○按賽合註曰：物卽物有本末。物字自身以至家國天下皆物也。有物必有事故。註以事物言。其謂自身以至家國天下皆物。而有物必有事。則是矣。謂物卽物有本末。物字則亦謬也。○註物猶事也。事字與事有終始之事不同。彼事字乃明新之事。包格致等在內。此事字乃泛言。雲峰殊大謬。○翼註曰：朱子解格字作至字。譬如登山。要親到此山。方知此山景物。今格物亦要舉物之表裏精粗。如一一親到其境而無遺。方是格也。此意亦本大全陳北溪。○樂天齋

困勉錄卷之一
翼註曰格字卽窮理之窮字。○或問精粗隱顯。玉溪盧氏解與蒙引不同。蒙引說正與下論洒掃章集註解本末二字合。予初誤收盧說。○看來洒掃章難兼用。此處不妨兼用。予初說太拘。七月初三又記。○朱子曰格物是零碎說。致知是全體說。按朱子雖如此說。然當物格時。則亦是全體了。方知未至時。則亦零碎底。不可拘看。○黃葵峰曰。致知所以在格物者。人心所知。不外萬事萬物之理。舜明於庶物。察於人倫。倫物之外。舜無虛空之知也。孟子曰。萬物皆備於我矣。物理之外。人心無渾沌之備也。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夫古人所言之理。所行之理。卽物也。敏以求之。考求古人之言行。卽格物也。顏子博學於文。曾子隨事精察。

子貢多學而識。此古人之學。所以必由格致爲入門也。○按格物工夫。緊接小學。小學之後。知識漸開。亦漸消。故格物者。所以擴充其聰明。範圍其聰明者也。豈無生知。而生知不恆。有豈無良知。而良知不可恃也。故格物工夫。似偏而不厭其偏。似渙而不厭其渙。循其緩急。輕重。審其難易。淺深。由其當然。以及其所以然。由勉而之安。此所以爲小學之終。而大學之始也。致知在格物。猶曰致知者。必教之格物云耳。全在教者主張。

物格而后知至節。或問云。物格節。是覆說上文意。雙峰云上節。就八目逆推工夫。後節。就八目順推功效。所以覆說所以順推功效。總是要見序之決不可亂。饒說正發明朱子之意。不是二說。○汪楮九曰。古之兩節。俱是

功夫何嘗說著效驗。惟適張氏以爲語雖覆說。竟實鞭緊上文。此說得之。蓋此節皆見不如此。必不能如彼意。○按此與雙峰功效之說。非相悖也。知此然後可以觀雙峰之說。○張彥陵曰。以而后字形出。必先意。○數后字。要掉轉上節數先字。○翼註曰。不可以六先字七后字。分應知所先後。蓋知所先後後字著力。此后字自然也。即使連知所先後出題。亦不可分。但云上節述知所先後之功。此節推古人知所先後之意。○按翼註此說。最是。大全黃氏洵饒說。謬。余誤收。○不但致字與至字不同。上節誠正脩等字。與下節誠正脩等字。俱不同。上是以用功言。下是以功效言。○物格知至。涂印玄曰。要亦復其全體之明。非有加也。然至雖在格後。而知實在

格先。不有是知。將甚去格。此義亦要曉得。

自天子以至於庶人節。或問則言天子至庶民。皆有天下國家之責。而不可不求其本。吳氏季子則謂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卿大夫士庶有家。而皆不可不求其本。合二說方完。○翼註曰。本字與急務不同。本立而道生。要見齊治均平萬化皆生於此意。○李毅侯曰。脩身二字。只當做自明其明德看。若前本明德。此又本脩身。便是兩截。○脩身爲本。卽是明德爲本。但前就綱領言之。而見其序之不可易。此則就條目言之。而仍見其不可易。本字對家國天下說。不可對物知心意說。

其本亂節。張彥陵曰。此節正明本之爲重意。不可以脩身齊家並言。所厚者薄。緊跟不能脩身以齊家來。不是

把本末與厚薄對看。緣所厚者薄，亦是那末不治的起頭處也。說道其本既亂，卽所厚如家已先薄了。又何況國與天下則本之不可亂也明甚。故曰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按翼註亦主此。余初以與或問不同，故不敢斷。然看來或問此條自當活看。○翼註曰：亂卽不脩，意治卽齊治，平意薄卽不齊，意厚卽治平意。○所厚二句，雖以厚薄言，然見得家又爲國與天下之本，亦是本字意。○吳氏季子謂國厚於天下，又是補章句之意。

康誥曰節。此章釋經文明明德。曰德曰天之明命，曰峻德卽是經文明德二字。曰克明曰顧諟卽是經文上一個明字。○朱子曰：人莫不知德之當明而欲明之，然氣稟拘之於前，物欲蔽之於後，是以雖欲明之而有不克。

也。文王無氣稟物欲之偏蔽，故克明。○經文只一個明字足了。康誥帝典却加一個克字，可見此德是人所得。然能明者常少，必如聖人一毫不爲氣稟所拘，一毫不爲人欲所蔽，方纔能明。

太甲曰節。按顧諟只是敬，未是格致誠正。然能顧則格致誠正自不容已，故言顧便該得格致誠正。○太甲又換一個顧字，可見此德是不可須臾離的，必心常主敬，方纔能明。

帝典曰節。存疑謂自其虛靈不昧言，曰明自其具衆理應萬事言，曰峻淺說因之，此大謬也。峻總是明到極處，不必分貼。○帝典又變明爲峻，以見此德之極其大而總之是不可不明的。○三書雖有次序，傳者引書却不

重在次序。

皆自明也節。牛春字云。自字極吃緊。卽指性體而言。按翼註亦主此。然此意已包在上三節內了。此句只當照新民言。○自字對民言。○文湯堯是有治天下國家之責者也。其所稟之資不同。所遭之遇不同。所行之事不同。而皆汲汲於自明其德。與經文之言若合符節。然則明明德。其可或緩哉。

湯之盤銘曰章總旨。此章是釋新民。然三綱領原是一串的事。未有新民而可不本於明德者。亦未有新民而可不止於至善者。故必合盤銘康誥周詩觀之。而後新民之義始全。○張彥陵曰。湯文武原是借來影子。不必粘定說。

湯之盤銘曰節。凡人在昏迷之中。最難覺悟。在積習之中。最難振拔。故苟日新句最重。○翼註曰。苟日新日字。只是一日。與下三個日字不同。○日新二字。格致誠正工夫。俱在其內。蒙引謂不宜以格致誠正安在此。似拘。○蒙引又謂註滌其舊染之污。只是物欲不必兼言氣質。亦是拘。○學之初。以去其舊染之污爲新學之繼。以勿使舊染之污復生爲新學之終。以勿使舊染之污。生爲新。○苟日新。是不因循猶豫。日日新。是不中阻。又日新。是不倦勤。看來全體有此三層工夫。逐事上有此三層工夫。如夫子之憤樂一般。○徐倣弦曰。苟是介然有覺之意。又字是毅然不息之意。○日日新。是無間斷。又日新。是無住頭。總而言之。則皆是無間斷。己未八月。

○日日新又日新兼未新者則更新已新者則常新且愈新三意○吳因之曰學問須一日長進一日若謂日日新又日新是照此苟日新者常常如此然則苟日新之後便斬然中立不消不長有何精神且學問不長即消亦豈有中立之理首句新字對舊字說第二句新字又對首句新字說第三句新字又對上二新字說一日進一日便是一日新一日豈必改過去惡然後為新大全謂日異而月不同月異而歲不同斯得其旨矣○按因之說只是愈新之意○志道據德依仁是生熟之分切磋琢磨是精粗之分盤銘一節是疎密之分已未八月

作新民節 王觀濤曰衛本殷故地其民染紂汙俗故武

王勉康叔如此非謂民先自新而我又振之也乃振作箇自新之民出來耳○自新之民蒙引主武王之化說大全主良心之發說只依大全為是康誥本文雖主武王言傳者引之只是斷章取義○作字即經文新字周雖舊邦節 張彥陵曰新民至於新命但論道理必以是為至不是教人圖度天命也○其命維新原是驗但是因驗見極不是只說驗○盤銘康誥周詩本無淺深傳者引之則有次第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節 此節本貫上三節而結之非只結文王之詩也然却承文王之詩說來蓋文王詩原包上二節結文王即所以結上二節也○此是刻責君子非是贊誦君子○翼註曰自新新民本有極致患

人置而不用耳。用字對置字看最明。此字人多忽之。有至認作用三王之極者。則是取法之意了。誤矣。○按翼註看用字。與玉溪盧氏又不同。可兼用。○景氏星謂能止然後能用。則用似在止後。看來止與用不分先後。玉溪盧氏說妙。○章句曰。皆欲止於至善也。或問曰。求其止於是而已。則用又似在止前。然皆欲求其字。不過是虛字。非貼用字也。須活看。○四書鏡曰。無所不用其極。亦當活看。只言自新新民。皆如聖人之止於至善耳。不可謂必如文王之新天命而後已。如此則有計功之心。便非王道矣。且必皆新命而後為極。則有一國一家之責者。終無用極之時乎。○樂天齋翼註曰。自新新民。不平當歸重新民上。如云新民之本。與新民之化。俱無所

不用其極。方融。○自新之極。新民之極。各開說。如在明明德在新民一例。但所以要自新者。則為新民之本也。不必謂必能新民。然後可叫自新。如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也。淺說最明。蒙引存疑殊混。俱輯於後。○能新民然後可叫自新。作賓意則不妨。○輯蒙引存疑淺說曰。文王之詩。章句是就新命上推出一新民。又就新民上推出一自新。天命新。固可以見新民之極。民德新。又可以見自新之極。自新不造其極。無以立新民之本。新民不造其極。無以盡新民之道。是故君子自新新民。無所不用其極。已粗克而必欲其盡。理粗復而必欲其純。不安於小成。不徇於近利。必如是然後足以盡自新新民之道。○以自新為建極可也。但不可即以盤銘節為建

極以新民爲錫極可也。但不可卽以康誥節爲錫極。○
翼註曰：極字解做至字，只新極其新便是。時文建極錫
極差矣。○余初意建極錫極，但不可用在盤銘康誥二
節耳。觀翼註，知并下二節內亦不可用也。

邦畿千里章總旨。此章是釋止於至善。這至善是本然
之義理。這止字是當然之工夫。邦畿節是引起至善。黃
鳥節是引起止於至善。文王節則實言至善。淇澳烈文
二節則實言止於至善。頭緒雖多，只是言天下事事物
物皆有定理，人當用致知力行工夫，以求止於這理上
耳。最忌將至善離却明新事理，懸空看了。

邦畿千里節。曰邦畿則非僻陋之所，曰千里則非狹隘
之所。壬子二月○樂天齋翼註曰：王都爲四方之極，猶

至善爲萬理之極。○又曰：地至廣，故民各有所止。理至
廣，故物各有所止。○吳因之曰：玩惟民所止，口氣若有
道理當然，聽人自止之意。然曰所止，是重理一邊。曰止
于曰於止，方重人當知止上。千里二字，要貼出至廣意。
至善之理，全體渾淪，無所不包。○邦畿黃鳥雖是喻言，
然民之止必於邦畿，鳥之止必於丘隅，亦是止至善之
類。與川流鳶魚同爲道體一例。此意亦不可不知。但傳
意看來似不重在此。

緝蠻黃鳥節。翼註曰：此承上節看，不可對上節看。蓋所
當止三字，卽上節物各有所當止，但加人當知意耳。○
又曰：此只泛說，勿入明德新民。○張彥陵曰：玩可以字
口氣，不會說煞不如。其必當警省意，凜然言外。○這知

字包得行在內。

穆穆文王節。周用齋曰：此條不重文王，只是借文王以歷指所當止之處。○翼註亦取此。○吳因之曰：上言當知至善而止之，猶未指出至善之實。下則借文王以明至善之所在也。○翼註曰：不可認緝熙作知止意。蓋知止乃自明而誠之事。據或問明言文王不待知所止，自能得所止也。○敬與止對言，敬指存心，止指格致誠正脩齊治平。下文恂慄威儀，單言敬，則該止在其中。仁敬孝慈信，單言止，則該敬在其中。○敬雖與止對言，然合言之，敬亦是止。若分言之，則敬自敬，止自止。○用齋又曰：止不在敬先，亦不在敬後，只無不敬，就無不止。○按此自說敬止在一時，不是說敬止是一事。若因之云敬

便是止，則偏矣。○黃貞父曰：一止而貫羣倫，如一水體而徧河海，一日光而照寰區，在君為仁，在臣為敬，在子為孝，在父為慈，在交為信，同出而異名也。按此止字，即指敬字。○敬是具眾理，止即下文仁敬孝慈信是應萬事。大全張氏以上一個止字為統體之止，予初收之，似誤。○看來敬止二字，皆當兼體用。已酉四月。○按敬止俱兼體用，仁敬孝慈信乃就敬止中抽出其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故大全張氏之說不可從。若西山真氏謂敬止之敬舉全體言，止於敬之敬敬之一事也，則不妨。蓋全體與統體不同，全體二字原兼得體用。○五箇止於止字與敬止之止不同，亦猶止於至善止字與知止之止不同也。蒙引淺說俱云世固有為

君而仁。而未能止於仁者。文王則止於仁。如此則與上
止字一例矣。恐不是。○沈無回曰。五者之止。全由敬生
來。此處却不重此意。○吳因之曰。前面說物各有當止
之處。正暗指文王仁敬孝慈等。○仁敬孝慈信。有在明
德邊者。有在新民邊者。翼註得之。見第一章首節。庚子
九月十九。○淺說曰。仁敬孝慈信。欲一一於經傳中摘
取文王行事之迹以實之。則慈信二字。難得親切。而一
日三朝。問安視膳。恐或未足以盡文王之孝。况此五者
俱以所止言。則固不可以事迹之一二端。而謂足以盡
聖人之全體極至也。大抵講論。主於發明義理。舉業時
文。凡稱贊聖賢之德行功業。多喜援引證驗。其引證親
切。義理周全。斯固美矣。或此有而彼無。甲虛而乙實。則

牽強抑鬱。以爲比對。而意味淺薄。義理疎漏。殊失古人
立言本意。而於題目全無所發明。此最時文陋習。識者
笑之。

瞻彼淇澳節。黃鳥節。已引起止於至善。然不實言止之
功夫何如。止之功夫既到。其效驗何如。則人雖知有至
善。然無處下手。故復引淇澳二詩。而備言其求之之方。
得之之驗。淇澳節明德求之之方。得之之驗也。烈文節。
新民求之之方。得之之驗也。○淇澳節章句。或問大全
蒙引存疑淺說。俱不主武公言。蓋恂慄威儀盛德至善。
原非武公所及。不過借其詞以發其義耳。惟吳季子主
武公言。而麟士本之。然終不妥也。余初誤收。○翼註曰。
自字亦不輕自家身心。何可不自家脩理。○吳因之曰。

自脩者。本來原是乾淨的。只要還他個本來面目。○按因之觀濤。看自字不同。可兼用。○鄭申甫曰。恂慄。則意誠而心正矣。威儀。則心正而身脩矣。○樂天齋翼註曰。恂慄。則欲不能入。非嚴密乎。恂慄。則欲不能屈。非武毅乎。○翼註曰。盛德至善。卽恂慄威儀也。根學與自脩而來。講云。由學與自脩之功。造恂慄威儀之地。則德盛於內。而內焉一至善矣。德盛於外。而外焉一至善矣。○張彥陵曰。民不能忘。是效驗處。○章句所以得之。之由得字。與經文能得得字不同。經文得字。專以行言。此得字。兼知行言。新安陳氏說欠妥。

於戲前王。不忘節。前王不忘。與上文之不忘不同。上不忘。是不忘其德。下不忘。是不忘其澤。諸家槩以爲承上

文。民不能忘說。殊未是。朱子分一時沒世看。亦未是。○

賢親俱兼德業言。而或問云。此皆盛德至善之餘澤者。

以其及人者言。故曰餘澤。○看來賢親還只是業。壬寅

十月廿二

○樂天齋翼註曰。賢以道言。親以位言。樂其

樂者。安享其太平。利其利者。世守其常業。○按此畢竟

是正說。余后所解。乃是合言之耳。壬寅十月廿二○須

知賢卽其親。樂卽其利。自其德業之盛。爲法後人言。則

曰賢。自其德業之盛。足覆後人言。則曰親。自其利之樂

處言。則曰樂。自其樂之實處言。則曰利。○徐自溟曰。其

親賢處。又正所以貽樂利處。○後賢後王。新安陳氏及

淺說。俱分貼賢親似太拘。但賢其賢。則在後賢邊多。親

其親。則在後王邊耳。○四書鏡曰。賢之親之。樂之利之。

是後世之人皆被其澤遂其為善之念無一民之不新矣。○樂其樂利其利二句似當各兼教養說。蒙引以二者俱屬養稍偏。○或問以含哺鼓腹耕田鑿井解樂利而愚謂二項各兼教養者蓋不有教化安能安其含哺鼓腹之樂享其耕田鑿井之利哉。○或問以求之之方得之之驗解後二節明德求之之方則學脩是也新民求之之方則在言外得之之驗則自恂慄以下至賢親樂利皆是也。○或即以下親賢樂利為新民之方似亦可俟再詳之。

聽訟吾猶人也章

張彥陵曰此章重一使字知本全在使字上見無情者不得盡其辭且據民之無訟而言未說出所以使之者何在至大畏民志句正申使意此謂

知本不當單粘著訟上說。○李毅侯曰訟之象見於家為不齊見於國為不治見於天下為不平。○曰聽便有斷折之意不是空聽。○赴訴者各輸其情此聽訟時之無訟也無怒可訴此并不待聽訟時而無訟也。○按只作無怒可訴說為直捷若兼赴訴說則仍是聽訟矣余前說似未妥姑俟再定。辛丑六月初二。○無情句莫單作聽訟時說亦是先一層語詞不得盡正是無訟玩不得二字有不識不知不由他不如此之意。○蒙引謂不得盡其辭只是無訟不是所以無訟處而朱子謂是說無訟之由蓋此句本亦可謂是所以無訟處但大畏民志又在其上故只作無訟看為是朱子說是餘意。○無情者之辭較有情者之辭而倍覺可聽。已未時文。○翼

註曰無情實之人若有所制而不得逞其虛誕之辭蓋
已是化爲有情了不是仍舊無情但不盡其辭也盡字
亦不必泥只作逞字看不是只說八九分不十分說盡
○按翼註看無訟是在聽訟之先○翼註曰刑威之畏
畏於外而小也德威之畏畏於志而大也志字重看○
王惟夏曰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畏志是明德中一端聽
訟是新民中一事○張彥陵曰按知本有三說一說指
聖人聽訟二句爲知本之言固非也一說直斷使民無
訟者爲知本亦非一說借訟上推開說是教人於大畏
民上探討悟頭不是沾滯語亦不是推原語此解得之
○按第一說或謂指聖人知本與此大同小異蒙引辨
之詳矣第二說近似然章句亦不從者蓋此句要推開

看如此說便難推開故也惟第三說是章句之意○劉
上玉曰此謂句仍說是孔子知本而註觀於此言可以
知本末之先後在此謂句下以補足釋本末意若以此
字屬孔子言以謂知屬觀於此言者文法難說得通○
按劉說參衆說而兼用之頗似有理然蒙引亦自可從
也姑俟再定○翼註曰本字卽經文物有本末之本知
字卽經文知所先後之知看來此謂知本文法與後此
謂脩身在正其心等同俱是結經文也○按翼註此說
正發明章句之意依此則章句觀於此言二句當在此
謂知本之上○蒙引云此謂知本此字指孔子所言也
章句曰觀於此言正謂此也或謂指孔子知本此於本
文似不費力於章句則不合矣以爲孔子知本則孔子

豈止近道者耶。蒙引此條辨得最是，不得以舍經從註疑之。

間嘗竊取程子之意節。雙峰饒氏及蒙引淺說，皆是以表裏精粗各有當然，所以然而朱子又是以表與粗者爲所當然，裡與精者爲所以然。看來可兼用。○朱子云：所以然指理所當然指事，恐未妥。當然所以然皆指理蒙引似可據。○真氏又以知所當然爲知性，知所以然爲知天，恐亦難如此分。知性知天有淺深乎。○或問程子曰：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彼是指物言，此是指我之所以處物言，纔明彼即曉此，言纔明物之理即曉我所以處物之理，非一物格而萬理通之謂也。物爲外已爲內，故又曰合外內之道。此合外內與中庸合外內自

不同。朱子說最明。黃氏洵饒說亦可玩。但此條物字雖與我字對言，然似兼身心在內，與格物之物一例。我字不必拘看。黃氏謂合內外指成物言，此句殊混。

所謂誠其意者章總旨。此章論誠意，誠意工夫在致知之後。正心之前，意未誠，則前此致知工夫都虛了。後此正心工夫根脚先差，故旣致知不可不誠意，欲正心必先誠意。誠意是至要緊關頭。傳者先將自欺自慊分別箇誠不誠的樣子與人看，又恐人無處下手，隨於意內拈出慎獨二字，便是扼意之要。心之初發處是意，意之初發處是獨。又恐人認意與獨只是裡面的事，故又將內外合一光景痛快言之。小人節言不能慎獨者之形，外也。潤屋節言能慎獨者之形，外也。中間引曾子平日

之言咏歎獨之森嚴以見君子小人分途處全在於此。明季講家將慎獨二字講亂了。有以獨爲良知本體。慎獨卽致知者。則將誠意工夫混入致知一目去矣。又有以意爲心之所存。卽是獨體。則又將誠意工夫混入正心一目去矣。此等謬說悉盡掃去。專以朱子之章句或問推求傳意。方見聖賢吃緊爲人處。

所謂誠其意者節。此節余初皆誤看。近來晚村最說得明。癸亥八月因定八科文。將舊時所寫刪去甚快。大抵舊時只爲大全雲峰胡氏一條所誤。然雲峰意恐亦不是如此解。○首節正釋誠意。中二節見不誠之不可。末節著意誠之驗。○此節蓋唯恐人之恃其知。故云。若以知言。則小人何嘗不知揜其不善而著善。此亦入聖之

階也。第小人理欲交持。不能好善如好好色。惡不善如惡惡臭耳。癸丑○汪楮九曰。意字只指欲爲善去惡的一念說。故緊著好惡兩句。言其好善惡惡必當如此也。高中玄謂好惡宜懸空說。而駁朱註好善惡惡之語爲非。殆亦識見未透耳。○又曰。意只指好惡之念說。能惡能好便是誠。若將意字作泛然動念之意。須於好惡前下一周折云。意之惡者惡之。意之善者好之矣。若如此說。則意有兩岐。意有兩岐。則有當誠與不當誠了。如何可說誠意。不知此意非泛然之意也。人非至愚。未有不欲爲善而甘於爲惡者。只是堅持不定。此意便不真實耳。辛丑房書評○翼註曰。毋自欺也四句。要緊緊一氣說。只是一意。蓋自欺者。反言之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

困勉錄卷之一
正言之也。一反一正固無兩意。此之謂者承言之也。卽此便謂之自慊亦無兩意。○又曰此禁止不是傳者戒人之詞。乃是誠意者自家禁止。○賽合註曰。大凡意念之發。無心冒昧過了。這叫做蔽。不叫做欺。有心去揜飾。這叫做欺人。不叫做自欺。唯格致後。明知得善當爲。惡當去。而意之發動。不肯實用其力。這不是欺人。正是自家心上瞞昧。故曰自欺。○吳因之曰。如惡惡臭者。意念上務決去。如好好色者。意念上求必得。非在事爲上務決去。求必得也。○翼註曰。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只要註中務決去。求必得上認。而皆字亦不可忽。○除却惡惡好善。更無處見。毋自欺。○張彥陵曰。好惡之量滿。而後無好無惡之體合。○樂天齋翼註曰。自慊二字。今人但

看做效驗了。殊不知慊字著力。自慊字猶云自家求慊自家也。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毋自欺而實用力於好惡。此便叫做自家求慊自家的。不叫徇外爲人的。觀此之謂三字。可見毋自欺便是自慊了。不可以毋自欺爲誠意。自慊爲意誠。○又曰。慊快足也。因快字說不盡。又加足字。十分快便是足矣。○淺說曰。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而已。如惡惡也。則必由中及外。而無一毫之不惡。有如惡惡臭之真。如好善也。則必由中及外。而無一毫之不好。有如好好色之真。夫惡惡如惡惡臭。則務決去之。以求快足於己。初非爲人而惡之也。此處缺了好善如好好色。則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初非爲人而好之也。不謂之自慊而何。夫欺曰自欺。則此心之虛僞人

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也。慊曰自慊。則此心之真實。人亦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也。是獨知之地。雖曰至隱至微。若毫若髮。而實公私邪正之所係。廢興存亡之所關。於此一差。則差以毫釐。而謬以千里矣。故君子於此。必愈嚴愈敬。愈精愈密。卽其初動之處。審其所分之幾。果自欺與。抑自慊與。自欺則當自禁止。自慊則愈自勉勵。豈徵驗於聲色。著見於事爲。而後有以用其力乎。○吳因之曰。審其幾幾字。指善惡卽意也。獨也。○翼註曰。幾微也。欺不欺之初分也。○玩章句。獨是以獨知之地言。非以獨知言也。凡時解認獨爲知者。俱屬妄解。斷不可從。○了凡以未動之時言獨。徐自溟又兼交動旣動之時言獨。俱似有理。然此章乃解誠意。斷不宜混。蓋未動交動

旣動之時。似不可以獨言也。○交動旣動之時。屬心不屬意。

小人間居爲不善節。間居獨處也。須活看。特對下見人而言。故曰獨處爲不善。不必專是一個獨爲也。○黃貞父曰。間居爲不善。無所不至。是其獨之積欺。非以間居爲獨也。○翼註曰。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消沮卽愧怍意。愧則神消氣阻也。閉藏卽下掩惡著善也。消沮了。自去閉藏。不是平說。○註非不知善之當爲惡之當去。一是秉彝之知。一是格致之知。兼說爲是。○註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爾。兼不能用力於獨而爲慎。不能用力於獨之後而爲悔說。又須知至此亦非無可用力。卽此厭然一念。痛自悔省。易惡而善。何待呼吸。惜其徒爲無益。

之揜著也。但本文意則專重在不能慎獨上。○人之視已人字專指君子言。存疑甚明。然須知小人之厭然非必見君子而後如此。人之如見其肺肝亦非必君子而後能如此。傳特舉其尤甚者以爲言也。須開看。○玩已字有奪其所恃之意。蓋小人惟認爲己。謂非人所得視。孰知人偏能視之也。不是他自家瞞不過之說。○賽合註曰。平日無爲善之實。一旦粧飾出來。神氣自不定。語言自恍惚。動靜自忙錯。如此態度。寧逃君子之鑒視乎。○形於外。兼心身人已言。心亦謂之外者。對意言。則亦可謂之外也。○附存疑曰。爲不善無所不至。此惡之誠於中也。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惡之形於外也。○誠字只當實字。雙峰謂此誠字兼善惡言是也。○小人不

能慎獨意。當在形於外句下補說。余前欲以誠於中卽作不慎獨者。非。甲辰六月廿四○李毅侯曰。引小一段。不是描寫小人形狀。全要敲得慎獨意活。○附蒙引曰。所謂誠於中形於外。亦由一念之不謹。故至於此爾。故君子重以爲戒。而必謹其獨焉。

曾子曰節。王守溪曰。此曾子平日之言。不是引以證小人之不可揜。蓋上論小人意甚輕。故此節只是形容箇獨中森嚴光景。見不可不慎也。○據愚見。曾子節形容獨中森嚴光景。以申明獨之不可不畏。與中庸莫見莫顯一意。然曾子節。雖今講家槩指慎獨之獨言。大全雲峰新安亦如此解。而虛齋次崖紫峰因之。聖俞皆以獨處之獨言。說附下。○附蒙引曰。章句幽獨之中。及間居

獨處也。此二獨字以地言，與慎獨之獨以心言者不同。慎獨之獨，人所不知者也。幽獨之獨，人得而知之者也。慎獨之獨，幾方動，幽獨之獨，迹已形。若中庸章句所謂幽暗之中之幽字，却又與本文慎獨之獨字相符。○按此說本大全新安陳氏晚村，却不主此。謂間居即獨也。爲不善，即不慎獨也。十日十手，只是人不知之而已。獨知之，已知之，則人必知之耳。晚村之說似直捷，蓋獨只是一箇獨，但上文言獨，則就已所獨知言。十日十手，則說到人所共知耳。若大全新雲峰胡氏謂十日十手，即中庸莫見莫顯，此却不是。中庸莫見莫顯，只就已所獨知言。丙寅十二月改從晚村 ○附淺說曰：即曾子此言觀之，則實惡於間居之地，而欲著善於見君子之時者，亦

誠無益矣。

富潤屋節。德潤身。據愚見，德字指慎獨，誠意是善之誠。於中潤身，包下心廣體胖是善之形。於外蒙引淺說，雖與愚見合，而新安及因之，皆以德爲心廣，潤身爲體胖，愚見似不可易說。附下○附吳因之曰：有德暗指心廣，潤身暗指體胖，如云一意誠，則有德也，而有以爲潤身之基，心廣也，而因以致體胖之妙。○又附樂天齋翼註曰：德即意誠也。潤身且虛說，體胖正潤身處，而先言心廣者，身主於心也。意誠故心廣，心廣故體胖，勿以心體俱作身，廣胖作潤。○按此比因之說較勝。然與蒙引淺說亦不同也。此又是一說。○末節以德爲心廣，潤身爲體胖者，不如蒙引淺說以德爲意誠，心廣體胖爲潤身。

不可易。○潤身處全在心廣體胖。見得不專在威儀上。故廣胖卽潤身之實。不是兩層。○此身字包心在內。不與心對說。心亦不專主於靜。至若德字宜緊照誠意。不宜泛說。○翼註曰。心廣雖盡不得正心。然由其廣者而澄徹焉。卽正之漸也。體胖雖盡不得脩身。然由其胖者而檢察焉。卽脩之漸也。○但言心廣體胖。不言心正身脩。分明尚有功夫。在蓋誠意之君子。心必寬平。而未必退藏。身必舒泰。而未必周全。中禮猶未許其正。且脩也。雙峰卽作心正身脩看。殊謬。蒙引亦主雙峰說。不可從。○張彥陵曰。必誠其意。要說得自然。若說爲心體之驗。而後誠。便是有爲而爲。卽僞也。君子一味慎獨。求毋自欺而已。○附蒙引曰。或曰誠意以上。猶有正心脩身工。

夫如何意誠。便爲有德。而至於心廣體胖。曰誠意是善惡關也。爲好人無疑矣。故就許之。以此其所謂正路上。差了脚者。畢竟是希。

所謂脩身章總旨。此章釋正心脩身工夫在意誠後。意未誠。則全體是私意。心如何正。然意旣誠了。又不可不正其心。前二章言知言意。雖皆是心。然知是就心之知覺處說。意是就心之發念處說。至此章方直指心之全體。先要想這箇心如何樣。叫做正。方知傳文所謂不得其正。朱子或問言之甚詳。○首節是言吾心當有主宰。不可被四者縛住耳。吾心之主宰者。義理是也。○雲峰謂意欲實而心本虛。此殊不然。意固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宰。何嘗不實。

所謂脩身節。翼註曰：此節全重一有字。心之不正，病根全在一有字上。蓋正心是靜虛之學，靜固靜也，動亦靜也。著一有字不得，四有字俱兼，意必於先固我於後。○楊豐之集說曰：有字便是病，所只襯貼之詞，重發所字者，謬甚。按四子書中，惟居其所在，王所二所字為實字，餘如敬其所尊，視其所以等，俱是虛字。拈所字者，真可厭。○張彥陵曰：按有所二字，舊解只重有字上。○所字連下讀。○吳因之曰：有所忿懣，則就此有所時，所忿已不當，而此心不得其正了，非必發於外而後不正也。若說到外面去，而曰不當怒而怒，當怒而怒之過甚者，便不是。蓋此節論心，雖在動時，然只是論心，不論外邊應迹，不得混看。况涉事物應迹一路，却似此處說身不脩。

耳不視不見。云。有何著落。○言心之有所，則先忿後懣，忿輕懣重也。恐懼以下皆然。好惡之辟，則先親後愛，親重愛輕也。賤惡以下皆然。從其輕而消之，則不入於重矣。從其重而察之，自不忽於輕矣。或先輕或先重者，乃交互以見義，不必為分別。○張彥陵曰：不曰不正，而曰不得其正，亦有意。蓋此心當未感之先，澄然無物，原無不正。一有所，則外累縈糾，而此心向來澄湛之本體，不由他做主，故曰不得。○朱子曰：正心却不是將此心去正那心，但存得此心在這裏，所謂忿懣恐懼好樂憂患，自來不得。○或問所謂鑑空衡平之體，是以未發已發分兩時看者也。陽明所謂鑑空衡平之體，是未發即在已發之中者也。二說原不相妨。若西山以鑑空衡平

之體爲未發而以朱子所謂不可先有期待之心當之則謬矣。○不可先有期待之心。卽作未發看亦是。壬寅七月十七日因看禹稷當平世章畢所見如此。○西山真氏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非或問所謂鑑空衡平之體。須辨。○大全朱子謂所以繫於物者有三。俱在動時看。蒙引謂事未至而預期之。卽便是動。最妙。西山真氏玉溪盧氏俱以預期屬靜時說。殊混。○蒙引又謂未見於用時。雖常人亦未有不正之可言。此似未是。蓋正心工夫。原無動靜。此傳所以專主動言者。以動時工夫尤切耳。非謂靜時便無工夫也。朱氏公遷說最妙。不然。中庸何以言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乎。雖或問亦云。未感之時。無得失之可議。亦謂無應物之得失可議耳。豈可便泥。

爲無得失乎。○靜時之失。一則懼其爲異端之寂滅。一則懼其爲衆人之冥頑。○誠意章雙峰饒氏謂下二章第言心不正身不脩之病。而不言所以治病之方。已具於此章故也。此章又謂不言所以正心脩身者。已具於誠意章故也。此等俱要活看。所謂已具者。只是言其切要處已具也。不是言此外別無工夫也。觀章句存察等字可見。○章句察字與中庸之省察微不同。中庸省察專以慎獨言。此察字。汎以心之動言。慎獨却在其外。論語蒙引謂存養兼動靜。省察是存養之一端。是矣。須知慎獨又是省察之一端。雲峰殊混。○心不在焉節。首節包得中虛而有主宰意。心不在卽是不得其正。無兩層。玩或問自見。蛟峰方氏說雖似有理。

而實不然。○附大全蛟蜂方氏曰：上一節說有心者之病，心不在焉一節，說無心者之病，中虛而有主宰者，其正心之藥方與此說未是。○董日鑄曰：聖人之心惟無在故無不在，常人之心有所在故有不在。○張彥陵曰：視不見聽不聞食不知味，據或問俱作實說，或又主不能辨其是非可否說，亦無害。○按大全朱子所謂才知覺義理便在此也，兩說原只是一意，若淺言之，則仍是兩意。○心是一身之主，心既不在身，還脩得麼？視不見以下皆是言身不脩之事。雙峰饒氏曰：聲色臭味事物之粗而易見者耳，心之精神知覺一不在此，則於粗而易見者已不能見，况義理之精者乎？傳者之意蓋借粗以明精耳。

此謂脩身節 翼註曰：此節要承上二節而不泥上二節。蓋次節視聽飲食本盡不得脩身之事，而首節亦只以用言未及其體也。此脩身如五官百體應事接物皆欲得其理，此正心亦不必粘定喜怒憂懼，但粘首節有字來為妙。如云正之於未發，不先著一有之端，正之於已發，不多增一有之念。○張彥陵曰：正心工夫雖兼動靜，然此章蒙心之用，上說來當重動察一邊，而靜存之意暗含在內。○雲峰謂意欲實而心本虛，此殊不然，意固欲實，心非專虛，中虛而有主宰，何嘗不實。○章句密察此心之存否及敬以直之俱屬在正其心，正字內義淺說在章末補出最明。

所謂齊其家章總旨 此章釋脩身齊家。朱子曰：正心脩

身兩段。大槩差錯處。皆非在人欲上。皆是人合有的事。如在官街上。差了路。又曰。人蓋有意誠而心不正者。故於忿懣等。誠不可不隨事而排遣。有心正而身未脩者。故於好惡間。誠不可不隨人而節制。○又曰。忿懣等。是心與物接時事。親愛等。是身與物接時事。這三條說兩章之界限極明。

所謂齊其家節。樂天齋翼註曰。人是衆人。然誠意正心之人。亦在其中。天下鮮亦同。○張彥陵曰。辟字正從之字生來。俱主太過一邊說。五個辟字。就是不能知處。非是由於不知也。○樂天齋翼註曰。親愛五者。依舊說是泛言身與物接。而家人在其中。新說及時文。俱徑作家。人。○按泛言者爲是。○存疑以好樂忿懣等分配親愛

賤惡等。極是。而又曰。忿懣好樂之不正。是不當施而施也。親愛畏敬哀矜賤惡傲惰之辟。是所當施。但施之或過其則也。此則謬矣。好樂等。亦有當施處。親愛等。亦有不當施處。其分別處不在此。○四書鏡曰。誠意章好惡。發諸心者。欲其實。此章好惡。及於家者。欲其公。平天下章好惡。施於政者。欲其大。○翼註曰。好而不知其惡。此惡字。美中之惡。如人有九分美。一分惡。雖是當好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惡。惡而不知其美。此美字。是惡中之美。如人有九分惡。一分美。雖是當惡他。亦要知他有此一分之美。○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此是省察之知。○附董思白一節文云。人心同出於太虛。雖未必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而大遠於是非之常。人情易

主於先入。則莫能用好中之惡。用惡中之好。而周知其微。暖之變。蓋正心者。猶難言之。而天下不亦鮮乎。○雙峰以章句七章八章之察字。卽誠意章之謹獨。似謬。麟士收之。殊惑。蓋謹獨是在念頭初動處察。此兩個察字。是在身心上察。○翼註曰。上章註云。然一有之而不能察。此章註云。惟其所向而不加察。二察字最精。蓋平時格物致知。臨時又省察一番。本文二知字。亦從加察中來。○

故諺有之曰節。

此節卽親愛之一端。而推之畏敬哀矜。

亦然。卽賤惡之一端。而推之敖惰亦然。○李衷一曰。人情好而有投其好。便至溺。貪而不遂其貪。便是惡。故繫戀之心。多起於溺。繫戀不已。必忘其醜。責備之心。多起於貪。責備不已。必棄其妍。○按此說似直捷。淺說以下句作喻言。恐非。附後。○附淺說曰。故諺有之曰。知子莫若父。然溺愛者不明。有莫知其子之惡者焉。猶知苗莫若農。然貪得者無厭。有莫知其苗之碩者焉。○顧麟士曰。穀之始生曰苗。碩大也。言苗之大也。詩大田旣庭且碩。亦是說苗之大。時文皆透用蕃熟滿家。千倉萬箱等。非是。○章句偏之爲害一句。較上節還深一層。觀大全朱子謂上面許多偏病不除。必至於此。可見但未是家不齊。只是身不脩耳。雙峰玉溪以偏之爲害。屬家不齊。

而遂以故諺節爲說家不齊固非。淺說以家不齊在言外。而謂偏之爲害便是家不齊亦非。淺說附後。○附淺說曰。故諺一節。只是申明上節意。不可以上節爲身不脩。下節爲家不齊。亦不可以上節爲好惡之偏。下節爲偏之爲害。總是言好惡之偏。而身不脩也。家之不齊在言外。偏之爲害。便是家不齊。

此謂身不脩節。湯霍林曰。因上文只說得身不脩。並不曾說到家上。故此處收語。便說身不脩。何以齊其家。與上脩身在正心不同。○梁無知曰。此獨反結口氣。尤爲吃緊。正謂壹是皆以脩身爲本。故結法如此。○此本黃氏洵饒說。然愚意反結正結。文法雖不同。其實只一樣。○依存疑淺說。則末節不過是反結語。而章句家之所

以不齊句。當在第二節末補出。依霍林解。則末節當在身不脩一頓。而章句家之所以不齊句。乃是預釋末節。不可以齊其家也。此說似亦有理。姑存之。○翼註曰。我偏於好。則家之未純於善者。不加勉矣。我偏於惡。則家之未純於惡者。亦自棄矣。○按翼註解家不齊是矣。然又須兼我偏於好。則家人無不偏於好。我偏於惡。則家人無不偏於惡。方全。○存疑曰。上節天下鮮矣。後且莫繳身不脩。直至此節末後。方通繳之曰。夫人情之偏。一至於此。則身決不可得而脩矣。尚何以齊其家哉。此所以說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所謂治國章總旨。此章釋齊家治國。只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一句。便包盡一章之義。下文皆是發明此句。家離

不得身。故註必從身脩說來。凡章內言家處。皆兼身在內。不出家。不必如淺說作身不出家看。只是不外乎此之意。成教於國內。有化之意。有推之意。家齊而國自治。此化之也。家齊而後國可得而治。此推之也。總是不出家而成教於國。章內皆兼化之推之二意。不必如仁山金氏說某處是說化。某處是說推。大全朱子既曰孝者所以事君。云皆是我家裡做成了。天下人看著。自能如此。不是我推之於國。又云一家仁以上。是推其家以治國。一家仁以下。是人自化之也。殊不可解。所謂治國節。四書鏡曰。家不可教。非家不可教。乃我不能修身以教之。○翼註曰。教人是教國人。○成教於國。句。王觀濤云。成教。謂成個教也。如云規矩已立。模範已

昭。便是成。未說到民從上。○又云。不出。卽不外之意。若作身不出家。似淺。亦與此同。俱不可從。蓋此句原是以事言。若依此。則與下孝者三句以理言者。無分別矣。須辨存疑。蒙引俱不如此解。○蒙引曰。孝者所以事君三句。只做一人說。○又曰。或謂治國者國君也。今若言孝。卽所以事君之道。弟卽所以事長之道。則是人臣之事矣。恐非本傳之意。曰。此正爲傳者之意也。蓋古人文字。主於理勝。不如後人文字之拘拘於字目之間。而反畧於義理之趣也。且諸侯固是治國者。若齊之管仲。鄭之子產。魯之季桓子。獨不亦嘗治國乎。故古之大學。雖庶民之俊秀。亦以其皆將有天下國家之責。而預教以治國平天下之道。則孝者所以事君三句。只就人臣言之。

亦何害。第十章所謂絜矩之道。實平天下者之要道也。然其中所謂若有一个臣。斷斷兮。云。固絜矩之道也。是大臣亦有預於天下事矣。又如孟獻子曰。畜馬乘。云。亦絜矩之道也。孟獻子只是侯國之大夫耳。而其所言者。固平天下之要道也。傳者釋治國平天下。豈以其爲百乘之家。無預於平天下之道。而廢其言乎。且周公亦嘗治天下矣。史中言相臣當國者非一。况此章下文亦言及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初不泥於齊家治國之義也。故嘗謂今之學者。要以古人心胸。讀古人文字。乃見得古人意思也。○存疑曰。孝者所以事君。君子孝以教家。自能事君而教國人矣。弟者所以事長。君子弟以教家。自能事長而教國人矣。慈者所以使衆。君子

慈以教家。自能使衆而教國人矣。此所以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又曰。問教國人是教之孝弟慈乎。抑教以事君事長使衆也。曰。教以孝弟慈。曰。既教以孝弟慈。則事君事長使衆如何教之。曰。君子教國。必然脩命令政。教使人孝弟慈。非居位任事去事君事長使衆以立教於上。則雖躬行孝弟慈以教於家。亦無緣推以及民。此尤其緊關切要處。故孝者所以事君。云。雖欲見家國一理之意。實其居位任事操教國之權者言。以見教之所以行也。○按依蒙引存疑。則本文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俱主君子說。而國人之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皆當在本文三句末補出。覺不妥。○顧麟士曰。時說浴襲如移孝作忠之類。在一人身上說者。殆起於蒙引諄

日見金卷之一
三
諄與章句大全辨不知何意故雖前賢之書觀之亦當有分別○又曰大全吳氏季子說頗兩騎又爲蒙引作俑○又曰大段文義要作兩三層看我之上有親我之下則有臣臣事上有君有長臣使下又有衆也○按依麟士則本文孝弟慈主君子說本文事君事長使衆主國人說然不知補國人之孝弟慈及君子之事君事長使衆亦未全○附淺說曰成教於國不特國之爲人子者知所以事其親而爲人臣者亦知所以事其君不特爲人弟者知所以事其兄而爲人卑幼者亦知所以事其長不特爲人父母者知所以愛養其子弟而爲人君長者亦知所以撫綏其人民所以然者何也蓋孝弟慈三者家國之所同也事親此孝而事君亦此孝事兄此

弟而事長亦此弟恤幼此慈而使衆亦此慈故吾能孝以事親而國之爲人子爲人臣者皆觀感而興起於孝矣吾能弟以事兄而國之爲人弟爲人卑幼者皆觀感而興起於弟矣吾能慈以恤幼而國之爲人父母爲人君長者皆觀感而興起於慈矣興仁興讓必如此講然後完密無遺也○按依淺說則本文孝弟慈及事君事長使衆俱泛說皆兼君子國人在內專以處國不外處家之理言而教國不外教家之理意反當補在外此亦似可從然細玩與章句不合○又按淺說與大全吳氏說頗相似淺說解成教於國處好吳氏補國人之孝弟慈處好○癸亥八月依仇滄柱之說定從蒙引存疑○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自萬曆以前先輩無有不主蒙

困兔金卷之一
引存疑之說在君子一人身上看者顧麟士說約始將孝弟慈屬君子事君事長使衆屬國人又有謂上下截俱不著國人亦不著君子只空說理者數十年來學者淆惑不定近日仇滄柱力闢時解而從蒙存舊說此三句始明○翼註曰孝者所以事君不是移孝作忠只是孝以事親而所以事君之理卽此而在三段皆同不可用一推字又曰新說以心字入講如云孝者所以盡其心以事親而所以事君者卽此心也孝弟慈做此此說亦高但恐不知者嫌其犯下文耳含蓄用之爲妙又曰當看三箇所以字事不同而所以然之理同○按翼註此三條說處國不外乎處家之理最明教國不外乎教家之理亦當做此看蓋教國雖尚有化與推許多事而

其理則不外乎教家者是存疑解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謂教國尚有許多事未必只在家中其化就行於國要其化之行則本於此故探本而言之亦此意也但彼是論其事此是論其理須辨○按註歸本脩身固是正旨但宜將身家并作一件以對教國不應全重在身似上章話頭○吳因之曰此三句中已含得不假強爲意下節不過復提出言之以見機本至順特在知所推耳如保赤子節翼註曰過文云是孝弟慈也豈假於強爲哉觀慈幼一端可見矣此乃是說孝弟慈不假強爲不是說孝弟慈之通於事君事長使衆之不假強爲○淺說過文曰是孝弟慈也者根諸人心之所固有而非由外鑠發諸天理之自然而不假強爲故康誥曰云云○

前言治國必先齊家之義已明矣。又恐人疑孝弟慈是箇難事。故又卽康誥以見其不難。康誥言保赤子卽是慈。如保赤子卽是使衆。然此節却不重使衆。只重慈之不假強爲。故自心誠求之以下。只釋康誥保赤子之意。而不及使衆。○如保赤子如字。蒙引存疑皆云如字輕看。翼註則曰如字不可畧去。是保民如赤子也。下面只釋保赤子。其說亦是。然終不如蒙引存疑之直捷。○彥陵云誠卽誠意之誠。○愚按旣曰心誠則誠字便濶。不止屬意。且誠意誠字有工夫。此誠字無工夫。○翼註曰求之求赤子之欲也。兼好惡亦得。赤子有欲不能自言。故須求而心誠求之。非必著意求也。○按非必著意求句。此屬未有學養子句內意。心誠句內雖已含得此意。

然亦須渾融。○翼註曰未有學養子而后嫁。只會不假強爲講。不俗。○姜翊隆曰旣是本於心之誠求。自然不待學。未有學養子句卽在誠求內看出。○註不假強爲是總釋心誠求之以下。○第二節不假強爲意。雖在心誠內已包得。然必待未有句方說出。觀章句又明二字可見。存疑自明。予初誤看。辛丑二月初十日。○孝弟慈皆人心之天。皆不假強爲。此獨言慈者。孝弟或有失其天者。獨母之保赤子。未有或失者也。觀慈之一節。則孝弟可知。○張彥陵曰註中推廣云者。充滿其本然之量也。不是推廣到孝弟去。○章句在識其端而推廣之一句。要細玩。蓋孝弟慈必須格致誠正脩許多工夫。此獨言不假強爲者。只以其良知良能言耳。故章句補此一句。

最妙。○識其端而推廣之。是補言外意。蓋傳者之意。不是說不要學。其端不待學。推廣則必待學。此處若看差。便是格致誠正脩工夫都不要用。只任一良知良能而足。朱子補此一句。最有關係。

一家仁節。孝弟慈之藹然者謂之仁。孝弟慈之秩然者謂之讓。不必如雙峰饒氏以仁屬孝。以讓屬弟。以貪戾爲仁之反。亦不必如吳氏李子以父慈子孝爲仁。兄友弟恭爲讓。兩仁字兩讓字。俱兼孝弟慈事君事長使衆說。一家仁一家讓。亦兼事君事長使衆者。蓋君子之事君事長使衆。尚屬脩身之事。君子之家之事。君事長使衆。尚屬齊家之事。須細味。○自蒙引以下。皆無兼事君等解仁讓者。不知何故。○翼註曰。貪是貪欲。戾是背理。

總反仁讓。勿分。○又曰。一人貪戾。一家可知。○吳氏季子曰。仁與讓。人性之所同得也。貪與戾。亦人情所不能免也。彼其機括伏於胸中。莫或擊觸。則雖有是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是貪戾。而何至於亂。此說得最好。蓋這箇機本是天地間所必有。但不撥不動。一撥便動。惟其機如此。故其效必然而無疑也。○徐岩泉曰。機在手至近。一撥便發。百步可到。不疾而速。○翼註曰。機發動所由也。發動有神速意。發動所由有至微意。○又曰。一言當暗作有國者之言。方與下文相配。○又曰。仁讓邊重。貪戾邊輕。債事邊輕。定國邊重。

堯舜帥天下以仁節。前言其效必然而無疑。然空言一箇效。又恐其無徵而不信。故又卽堯舜桀紂明之。而君

子之當反求諸己。可不待再辭而決矣。○吳因之曰：仁讓節言教成於國之效。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者。如此意已明白矣。堯舜節復申說一家仁讓之意。見不能脩身齊家者。必不能教國。益見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前後只一意反復。傳文言家處。必根著身。言身處。必含著家。當併做一項事。而對國一項言之。不特此章爲然。自家齊以至平天下。總不離身。蓋身乃萬化之原也。○張彥陵曰：以三字分曰孝弟慈。以二字槩曰仁讓。以一字括曰仁。其行仁之術。則曰恕。○翼註曰：註云此承上文一人定國而言。其實堯舜承治機來。桀紂承亂機來。獨言承定國者。僨事邊不重耳。○又曰：仁包得讓。亦不必添。○附存疑曰：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

天下以暴而民從之。是皆所令如其所好也。故民從之。使己之所好者暴也。而令民以仁。則所令反其所好矣。而民有不從。所令反其所好。只承桀紂一句說。○其所令反其好。蒙引存疑。俱單承桀紂說。而蒙引似勝。○按蒙引說與大全仁山金氏合。○李毅侯曰：是故君子重振前故君子而未之有也四字。緊照前無之。○四書鏡曰：有諸己二句。須點脩齊意。○巢睫子曰：若爲欲求人而始求有諸己。欲非人而始求無諸己。則卽是自欺之意。若自謂吾有諸己。卽可以去求人。自謂吾無諸己。卽可以非人。此亦非自慊之真。君子只是求諸己無諸己耳。而求人非人。特後一層事。後字作先難後獲敬事後食之後字看。○按講後字。此是深一層解。只可兼用。○

翼註曰。藏猶存也。○張彥陵曰。恕字要認得真。與不欲
勿施不同。彼就及人處重。此就推己處重。○楊貞復曰。
君子實見得己未嘗有未嘗無。而到底不萌求人非人
之念。是乃所謂恕也。○按此世俗之所謂恕。君子不謂
之恕也。以此作實意則可。○有諸己。指孝弟慈言。無諸
己。指不孝不弟不慈言。有諸己無諸己。忠也。求諸己非
諸人。恕也。所藏乎身之恕。乃是恕之體。卽指忠言。朱子
或問中辨恕字。最深切著明。學者所宜反覆玩味。而大
全雙峰饒氏曰。恕有首有尾。藏乎身者其首。及人者其
尾也。忠是恕之首。治國平天下章皆說恕。此章言有諸
己無諸己。是要人於脩己上下工夫。其重在首。下章言
所惡於上無以使下等。是要人於及人上下工夫。其重

在尾。兩章互相發明。此一條說藏身之恕。亦最明白。○
吳因之曰。傳者釋齊家治國平天下處。俱於新民中帶
言明德。此曾子最用意者。無得輕放過。○附翼註曰。此
節旨從來未得。玩註民不從以上。是承上文而引起當
恕之意。是故君子以下。是言君子以恕道諭民。乃所以
推脩齊而治國者也。上段引起下段。上輕下重。又考大
全齊家治國平天下。皆有化與推二端。上節一家仁四
句。是化之。此節有諸己二句。正是推之。蓋興仁與興讓。
固是自然感動。然治國者條教號令。豈可盡廢。故此節
求諸人非諸人。亦所不可無者。但要以恕先之耳。蓋上
節只說齊家可以化國。此節便說推脩齊去治國了。立
言之序。自是秩然。先後淺深。一毫不亂。不然。傳者豈若

是之煩碎。複疊哉。○按依翼註。則一家仁節說化。有諸已半節說推。堯舜半節承上起下。而一家仁以上未之有也。以下自可兼化推講也。較仁山說稍勝。然終覺不妥。姑附於此。○愚意與仁興讓兼化推說。帥天下亦兼化推說。求諸人非諸人。是說推而化意當補在言外。若曰有諸已。則不必求諸人。而人自化而有。即不然而後求諸人可也。無諸已句。倣此不如是。則令之且不從。况望其自化乎。若一家仁以前未之有也。以後兼化推說。則自易明也。○堯舜帥天下亦兼化推者。蓋聖人亦不能不推。但他推得較易耳。觀論語分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可見堯舜之推。聖人之忠恕也。下文君子之推。則兼安勉說。仁山以堯舜君子分仁恕看者。大非。○蒙

引謂堯舜帥天下。恕也。極是。然亦須活看。不是說堯舜只是恕。是說他化而兼恕耳。

故治國節。翼註曰。此結上文。亦當帶脩身在內。故治國者在脩身以齊其家也。又要將上文融會入講。若泛講。則與經文治國先齊家同耳。○又曰。以上是詳釋治國在齊家。以下是引詩以咏嘆之也。

桃之夭夭節。桃。不指桃花。只是桃身。○下句宜其家人。蒙引存疑俱云。不復指女子言。就治國者言。極是。然其口氣若曰。治國君子能令女子宜其家人。而後可教國人也。或即以下句家人單貼女子。恐未是。存疑又謂孝於父母。友於兄弟。和順於妻子。是能善其家人也。則此句又似不止屬夫婦矣。尤覺難通。○翼註曰。教國人亦

須影切正內意。

宜兄宜弟節。翼註曰：宜兄宜弟，是國君諧合於兄弟也。國君之兄弟，有偏上之嫌，有奪嫡之忌，宜之尤難。○又曰：此教國人，亦切宜兄弟邊講。

其儀不忒節。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蒙引云：不是一家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足為人之法。是我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法於人。存疑淺說，皆從之。然看來此句自當兼君子與君子之家說。君子一身之為父為子為兄為弟者，足法。君子之家之為父子兄弟者，亦皆足法。如此說方全。○足法，亦只虛說為是。翼註云：足以法於家人，或又云：足法於民，皆偏。○宜字法字，俱兼經綸講為是。○袁了凡曰：前二詩就上之帥處說，故曰教國人。後

一詩，就民之從處說，故曰民法之，互相發明也。○引詩三節，本是平說，然其中又有序。仁山金氏曰：天下之未易化者，婦人，而人情之每易失者，兄弟。齊家而能使之子之宜家，兄弟之相宜，則家無不齊者矣。宜乎其儀不忒，而足以正是四國也。此意本朱子或問。蓋即中庸所謂和妻子宜兄弟而父母順。大雅所謂刑寡妻至兄弟以御家邦。雖非傳者咏嘆之正意，然發明齊家下手工夫，最深切著明。

此謂治國節。只結三詩，不是通結上文。○此數在字，與致知在格物在字又不同。若便以彼例此，則真拘儒矣。所謂平天下節。○翼註曰：首二節言平天下之道，在於絜矩。樂只君子以下，言絜矩之道，在於公好惡。此句差。蓋公好惡意。

在首二節內已有了。樂只以下。不過言能。而峻命節一
絜矩不能絜矩之得失耳。因之說得明。言公好惡之
言得失以結之。主民心說。君子先慎以下。言公好惡之
要在於理財。而康誥節再言得失以結之。主天命說。峻命
節說得國。原包天命在內。康誥節說得天命。原包得民心在內。不得分看。翼註原無此數句。秦誓以
下言公好惡之要。又在於用人。而大道節三言得失以
結之。主君心說。生財有大道以下。則又言財不待聚而
自足。而深戒夫聚斂小人見理財用人本是一事也。總
是推廣絜矩之意。○吳因之曰。首二節言平天下之道。
在絜矩於好惡之間。大意已都盡了。自樂只至驕泰。則
詳言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而要其得失之幾。蓋欲
有天下者。兩存勸戒。絜矩而與民同欲耳。語意至此已
竭盡無餘。復有生財大道至末。云。蓋申致其意。而言

理財者必當從事於絜矩也。言理財則用人在其中。而
好惡不待言矣。大抵此章之言。重見疊出。只要顯得絜
矩之外。無平天下之道。而與民同欲之外。無絜矩之道
也。然所謂與民同欲者。不是同其財貨用人之欲。乃是
公財貨。用好人。以遂其孝弟慈之願欲耳。○康誥節。不
單屬理財。而在理財八節之中。大道節。不專屬用人。而
在用人四節之後。此文章之至奇處。楚晉秦三書。本連
引。而楚晉自屬理財。秦誓自屬用人。此又文章之至奇
處。

所謂平天下節。吳因之曰。上老老三句。全重興孝興弟
興慈六字。曾子特要見天下之人。同有是心。而興起。故
把國人興起形出。然所以不直說天下。而必就國人形

出者。以上文興仁興讓已有明徵可驗。且欲帶治國意說下耳。言天下同欲興起於孝弟慈。故君子有絜矩之道。以遂其興起之心。一節大意是如此。通章大旨亦是如此。○此節書依淺說。首句另作自內及外之意。與下文不相關。固覺未妥。時解則俱謂平天下不外乎治國之孝弟慈。可見平天下在治其國。如此則首句與上老老三句相應矣。然與末句則仍不相應也。愚意不但孝弟慈是治國之道。卽絜矩亦是治國之道。但前章舍而不露耳。故講絜矩亦須與治國相關。然後首句直應到末句。○家國相通。以理以意。國與天下相通。便有政事制度。理意只以感應相示。到政事制度。便有宜此者不宜彼。性情風氣之異。矩只此矩。絜處却不同。故治國章

只說藏身之恕。而此章說絜矩之道。絜矩卽恕之事。然而其道有辨矣。○金仁山云。上三句是化。絜矩是推。愚按上三句是治人之事。當如前章兼化推。絜矩則只是推。仁山又謬矣。○翼註曰。此節旨趣。只看矩字從平字生。蓋平者均平也。有一夫之不獲。非平也。矩者。所以爲方也。方卽平意。○又曰。絜矩字。是借字。不是譬喻。作文亦不可言如。○又曰。絜矩。不但是以己之心度人之心。須云以己之心度盡億萬人之心。蓋度盡天下人之心。使各得分願。纔是所以爲方。○又曰。道字。是王道的道字。矩在心而推以絜之。屬政。天德王道實不相離。○朱子雙峰。皆謂矩者心也。玉溪雲峰。則謂矩猶則也。蓋所謂心者。原指義理之心。非有二說也。○吳因之曰。絜矩

者。絜之以矩。矩便是心。心便是下文慎德。仁人無私忠信等事。而絜矩之心。則下文慎好惡。公財貨。用好人等事。種種悉備。且不但備本章之意。矩卽明德。以矩度物。卽是新民。正聖經本明德以新民之意。且必先有矩而後絜之以平天下。則聖經先後之旨。亦在其中矣。又不但該聖經之旨。推以度物。恕也。以吾心之矩而推以度物。則忠以行恕也。忠恕卽一貫也。○此矩字與論語志學章矩字不同。論語矩字。統明新之至善。此矩字。只是明德之至善。絜字。方是新民之至善。雲峰胡氏殊謬。所惡於上節。翼註曰。此節乃絜矩模樣。非絜矩之實也。上下前後左右俱泛說。不作平天下者說。上下亦不作君臣。此之謂絜矩之道。諸講亦俱泛說。○吳因之曰。所

惡節。只是以吾心好惡。曲體人心。而使各得其所。意但直頭如此說。恐不得意義明白。故借上下前後左右字面形容之。註中如不欲上無禮。一如字。用得極好。本文六母以字最重。不可輕看了。講母以處。全要發出能度意。方見是絜矩。註度上度下等句。可玩。○好者情順。惡者情逆。順則安受而相忘。逆則不堪而易覺。故解絜矩。獨就所惡處說。○翼註曰。說勿施所惡。則施所好可知。樂只君子節。此節蒙引不作效驗看。愚意本文兩箇民之父母。雖只就君子愛民上說。不是效驗。而效驗意自當補在言外。註民愛之如父母一句。是補意。愛民如子。是正解本文。蒙引太拘。○好惡二字。無所不該。下文理財用人。雖亦在其中。然實不止此。時文專以理財用人

講者似非。○好惡二句即是絜矩。不是推絜矩之要。○張彥陵曰。按所好好之。下好之二字。有區處以爲民聚。欲意所惡惡之。下惡之二字。有經畫以爲民去惡意。○吳因之曰。民之所好好之二句。須發出度。民心意。乃是能絜矩。辟則爲天下。僂辟字。須發出不度。民心意。乃是不能絜矩。下理財用人。俱要以此意會之。

節彼南山節。吳因之曰。有國者不可不慎。註云。民所瞻仰。謂望其能推己以及人也。惟望重則責深。故曰不可不慎。○張彥陵曰。僂作辱字看。

殷之未喪師節。翼註曰。言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則今日既喪師。可知儀監二句。乃總承未喪師而言。○又曰。得衆得國。兼創業守成。如成湯是創。太甲是守。○又曰。

道得衆二句。還是釋詩。但實寓結上文之意。不可徑作結上文。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節。張彥陵曰。先慎句。雖著在貨財一段頭上。其實承上文而弔起下一章之脉。○又曰。四此字。俱是。卽此便有。不待外求意。○翼註曰。先字當承慎好惡來。不當對下文。人土財用說。蓋有國者不可不慎。凡好惡皆宜慎也。而德也者。尤好惡之原。故先慎之。○又曰。慎德不可就作絜矩。慎德在絜矩前一步。絜矩是王道。慎德是天德也。然慎德卽矩之所以立。但未說到絜矩之耳。○又曰。有德此有人。要入公好惡在內。有德則能絜矩以公好惡而得人心也。○又曰。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與得衆得國同。如云人新附。必挈其土而

來歸人永戴亦保其土於不失。○吳因之曰有人有土處要說得斟酌。既是平天下之君子原是天下人皆吾人。天下土皆吾土。此只是言人民土地我能固之耳。程文說出化外去亦似泥。故下民聚亦只是不離散之意。不必說到近悅遠來上。○按因之看有人有土雖妙然。翼註尤覺完全。下民聚則又不同。○前此德之未有君子豈遂無人士財用之日。然而我無以自恃其足以有此者。雖無所不有而其無所不有者。蓋亦處不得不為我有之勢。而我實不足有之。則亦未嘗有焉耳。後此德之既有。君子豈必盡有人士財用之報。然而我有以自信其實能有此者。雖一無所有而其無所有者。要亦處必當為我有之理。而我既實能有之。則亦何嘗不有焉。

耳。戊戌張沐有德此有人至本也文

德者本也節。翼註曰。德者節。承上起下也。不是德為財之本。財為德之末。只是說德為平天下之本。財為平天下之末。重德邊。○又曰。折衷云。德為眾務之所從出。財為有德之所自致。此二句佳。蓋德不但生財。凡絜矩公好惡。以至人士財用。皆生於德。若說德為財之本。便不完。若但說要務先圖。似亦不透本字。

外本內末節。翼註曰。德在性分內。反外之。財是身外物。反內之。○外本內末。與有德反對。下財聚悖入。即外本內末之意。○翼註曰。爭奪二字。畧有淺深。爭而不已。必奪也。爭民是使民爭鬪也。施奪教民劫奪也。此爭奪還是民自相爭奪。未說到爭奪其君。○爭民施奪。翼註曰。

此是民皆效尤意。不是財置則爭意。看來即兼用亦不妨。但未說到爭奪其君耳。蒙引亦是財置意。

是故財聚則民散節。張彥陵曰：是故二字承上爭奪來。言民至爭奪而尚得有其民乎。此與有人有土反看重上句。下句帶言。○按翼註亦如此。看下節同。○財散東陽許氏以不過取言。吳氏季子以散財發粟言。亦當兼用財聚亦當如此反看。○翼註民聚只是歸心。不必說近悅遠來。

是故言悖而出者節。張彥陵曰：是故二字。又承民散來。言民散而尚得有財乎。此與有財有用反看重下二句。言悖借來引起。或問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詞。從之不妨。○翼註曰：民散在爭奪之後。悖出又在民散之後。有三

層意。○大全吳氏季子曰：以是非言之則如彼。以利害言之又如此。此二句當置在此節下。不當在惟命節下。惟命不于常節。翼註曰：此依折衷作承上五節而言。不作結上五節。承字結字宜細分別。蓋此節不可專以財貨言。亦不得與上文一無相干也。善承慎德來。不善承外本來。得承有人有土來。失承民散悖出來。如此承看。不泥財貨亦不全離上文。凡結上文者。作文須以上文入講。承上文者。只在過接處耳。○又曰：不常意全在二則字。有倏忽轉移之意。方文伯曰：善不善亦須活看。如一代之業。祖宗善則興。創子孫不善則滅。亡如一君之身。前念善則迎祉。後念不善則隨傾。○翼註曰：折衷云：謹德而能絜矩。善也。據此則善字當兼德與政說。不

善亦然。○又曰二之字指天命。究天命之所為得失者。只在民心得失上見。○此節二之字指天命而人心在其中。與前得衆得國分看者不同。玉溪以人心歸則天命歸。人心去則天命去。數語微混。○有謂康誥節主天命說。峻命節主民心說。不知峻命節說得國。原包天命在內。康誥節說天命。原包得民心在內。不可分看。

楚書曰節。淺說過文云。為君者其可外本內末而不知絜矩之道乎。楚書舅犯云云。以此言觀之。則君子當內本外末而盡絜矩之道也。

舅犯曰節。翼註曰。仁親切居喪說。看來不反國。便是仁親。若反國。則是幸父之死。而因以為利。此心便忍而不仁矣。檀弓正是此意。不是泛說哀痛慘怛。○要見計功

謀利者。亦必假借於正誼明道。以見本之不可不務。有作專就天性之不可泯言者。又是一說。亦妙。

若有一个臣節。此節是言大臣之能絜矩。與不能絜矩者之得失。而因以起下人君好惡之得失意。翼註專主起下。蒙引專主大臣。俱似偏。大全新安陳氏甚明。○按一個臣。包下兩項人。宜虛說為是。○翼註曰。一個臣。虛說。只是一个大臣耳。未定其何如人也。作文。只論位。不可論德。只說一个大臣。乃民社之所以安危。人才之所以進退者。○又曰。斷斷兮無他技。作一句讀。斷斷兮。即形容其無他技也。與論語煥乎其有文章相似。煥乎。即形容其有文章也。斷斷誠一之貌。誠一字。不可說在心內。只就貌言。猶云一味朴實頭也。無炫飾。故曰誠。無枝

葉故曰一究其所謂無炫飾無枝葉者只是無技而已。故曰形容其無他技。不可以斷斷兮作有德無他技作無才斷斷兮無他技。就外貌說。故下以其心二字轉語。○又曰無他技他字宜玩。蓋大臣自有體。增一分技能。便爲失體。故曰他者外之之辭。無他技不外增也。○張彥陵曰他字宜玩。大臣稍有露才揚己的意思。譬如身上反添了一個贅瘤。是翼註意然要曉得大臣非真無技能。是吳氏季子意只是善藏其用。盛德若愚的意思。○翼註曰其心二字畧讀任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作一句讀。休休卽形容其有容也。亦無兩意。○按翼註看休休有容與蒙引大同小異。姑存之。以俟再定。○翼註曰如有容不似如物之有容。只是心有容也。曰如者形容之辭。休休處

難以名狀。故不徒曰有容而曰如耳。○又曰有容卽容賢。但賢字未可說出。○按翼註看其如有容與蛟峰方氏及蒙引淺說不同。亦存之以俟再定。○張彥陵曰人之有技五句。正是形容如有容處。曰若曰不啻。俱是描寫不盡之詞。○吳因之曰若已有之。要說向心上去。不要說在外面去。與不啻口出作一類看。○翼註曰凡人情以才不自己出爲嫌。今日若已有之。是不以才不自己出爲嫌也。與下媚嫉反看。一說凡已有才。欲盡其用。今日若已有之。必盡其用也。亦覺懇透。但前說於容賢爲切。蓋容賢屬心用。賢屬事。○彥聖二字。諸講俱不分。明蒙引曰彥美士也。美是懿美。指純德君子言。依蒙引則彥聖當分知行看。○張彥陵曰實字要看得重。當根

誠意說來。彼虛飾於外者。名雖爲容。可謂實能容乎。○
翼註曰。實是也。不作誠實講。看來卽作誠實講。亦不妨。
玉溪亦是作誠實看。○又曰。以能者。以此故能也。○張
彥陵曰。以能保我子孫。作句。黎民帶下。讀以霸國重子
孫也。○蒙引存疑。淺說翼註。皆主此。或曰。保子孫。保黎
民。均重對說。而以尚亦有利總承。主此爲正。

唯仁人節。朱子謂唯仁人三節。是大能絜矩。大不能絜
矩。蓋此三節。是君天下者之事。故曰大。不是指公私之
極言。○翼註曰。放流之。是不使在朝廷也。遊諸四夷。不
與同中國。二句一意。是又不使在內地也。○吳因之曰。
此等人。窺伺巧黨。與多。故必遊諸四夷。方斷絕得種子。
自昔大奸巨孽。投間散地。未嘗不覬朝廷意向。以圖進

用之機。按此說。所以遊諸四夷之意。與或問不同。可兼
用。○天下有可直之小枉。故舉直以化之。有不可容之
巨奸。故放流以絕之。此皆仁人之天則也。如漢王允窮
卓黨。以召關東之變。則昧孔子化枉之仁。唐五王留武
三思。以釀武后之毒。則違放流之矩。○依蒙引。則章句
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好惡之正。卽在唯仁人放流之一
截內。非解此謂唯仁人以下也。○王觀濤曰。仁人不蔽
於私。故明足以別賢奸。不撓於私。故斷足以神舉錯。○樂
天齋翼註曰。二能字。要與下節相反。愛人之所公愛。惡
人之所公惡。此反拂性也。愛人之所公愛。而愛之極其
至。惡人之所公惡。而惡之極其嚴。此反命過也。○翼註
曰。愛人惡人。舊說云。所愛者容賢利國之人。惡者妨賢

病國之人。看來不必太粘。只云愛君子惡小人爲妙。○
春秋誅隱。隱發幽光。立萬世防。其論人。則與狂狷賊鄉
原。不以器小之管仲而掩其仁。不以有聞之少正卯而
容其僞。不以沮己之晏平仲而沒其善交。不以用己之
季桓子而道其舞佞。真仁人好惡之矩。○翼註曰。新說
俱從大全作絕。小人以安君子愛惡。皆在放流。遊逐上
見。蓋不欲於題外添設也。今從其說。稍加幹全云。蓋其
汲引登庸。愛固行於惡之外。而其保全護惜。愛卽寓於
惡之中。似更完密。○愛人意。上文已含。此處只宜平說。
不必側串。何等正大。王濟之。此謂唯仁人三句文。最大
雅。○章句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公私之正二句。
不可分貼仁人放流。愚意此註是總發大意。非以至公

無私貼仁人。以正字貼能好惡也。蓋仁人二字。是以人
品言。公正二意。皆在其內。能好惡。則是公正之見於好
惡處。但就公正之意推之。則正又本於公耳。蒙引淺說
皆以公貼仁人。以正貼能好惡。未妥。○論語唯仁者能
好人。註同。

見賢而不能舉節。翼註曰。二見字。卽註知字。○真西山
曰。知賢而不知用。知惡而不知退。不若不知之爲愈。何
也。不知賢。則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進用之時。不知惡。則
人猶冀其能知。而有退遠之望。若知賢而不知用。則人
知其必不能用矣。知其惡而不知去。則人知其必不能
去矣。是使賢者終無以行其志。惡者愈得以肆其惡也。
○命作慢。兼懈怠。忽畧懦弱三意。忽畧是不經意。若謂

賢人進退。無係於國之輕重也。不是遲慢之謂。○翼註曰。過字。是太過之意。不是過誤之過。蓋此等小人。乃將就處之。覺他寬縱了。○又曰。慢過不已。必至於拂人之性。○所謂慢過不已。必至於拂人之性者。只是餘意。好人之所惡節。張彥陵曰。身字。正點醒世主語。夫世主好惡頗僻。專為自家圖快活。乃及身之禍。即在目前。言及於此。有天下者。即不為子孫黎民計。獨不為身計乎。信乎。不可不絜矩以公好惡矣。○春秋之世。好惡多不能自由。亦有不拂人性者。而用舍不無滯泥。或為世家所尼。雖欲拔一賢士。而不無卑踰尊疏踰戚之顧慮。或為遠交近援所撼。雖欲去一凶人。而不無根難拔黨難除之隱虞。如魯明知子家羈之當用。而不能。用。季孫意

如之當逐而不能逐。若使仁人處此。亦必有道矣。是故君子有大道。節。翼註曰。君子以位言之。不指己能。絜矩者。看蓋下文。仍有驕泰一邊。也有字。亦不是能有了。只是說有此位。即有此道。○又曰。註兼脩己治人。重治人邊。脩己帶言。○又曰。舊說大道對驩虞小術言。驩虞之說。本章所無。看來只是對瑣屑狹隘言。操不約。則瑣屑。及不廣。則狹隘。○按翼註。雖是。然兼對驩虞言。似亦不妨。○翼註曰。忠信驕泰。俱屬心。忠信。真心也。驕泰。是妄心也。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己字以心言。物字以理言。如為子而盡其欲孝之心。是忠。為子而循其當孝之理。是信。蓋忠者衷也。由衷不欺之意也。若不盡心。便是自家欺瞞了。信者實也。以實不浮之意也。若

不循理。便是虛浮不實落。○又曰。盡心者。不欺其真好。真惡之心。循物者。克符其當。好當惡之理。○按達說云。忠信就心言。不過一誠而已。不可入好惡在內。好惡用在得之上。而翼註以好惡入解者。蓋誠原只就好惡上見。好惡原不止是治人之事也。達說甚拘。○彥陵云。忠信。卽是誠意。此大全雙峰說。甚偏。○彥陵又云。看來首節上。老老數語。已括盡忠信之義。此吳因之說。上老老數句。雖亦在忠信內。然忠信似不止此。○李九我云。盡心爲忠。實心爲信。實實落落盡了此心。按以此解三省章。忠信甚明。以解此章。忠信似難。○必忠信以得之。卽所謂惟仁人放流之。君子先慎乎德也。○按顧麟士曰。惟命不於箴。及此節兩結束處。雖是大段。然以惟命傍

理財此節傍用人。畢竟正說。惜尚未有甚闡發之者。麟士之說。亦本東陽許氏。最爲誤人。斷不可從。

生財有大道節。翼註曰。此一段大意。謂大道生財。自可發身。是義中自有利也。亦何苦而用聚斂之小人。以召災害。不可專主理財。用人之說。蓋理財本於用人。只後二節依稀似有此意耳。以義爲利二句。是此一段之主。○按此節與忠信不相接。而與先慎乎德數節相接。蓋因財用爲有天下者所不可缺。故旣論用人之後。復取而申言之。作文不必牽連上節。大道可竟從理財直起。何嘗不見此大道非卽上節大道之一端乎。此當承遠脉。不當承近脉也。○張彥陵曰。按生字。正與聚字相反。生者。生生不窮也。○蘇紫溪曰。本文生財足財。俱主國

家之財說。生之者衆。則是民間之財。之所以足。民自生之。而吾不以冗食耗之。民自爲之。而吾不以冗用疲之。此百姓足而君亦足也。○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內。又自有三意。詳見論語。○鄧定字則主通節俱合上下公私言。○食寡用舒。要見得是不多取於民。而寡且舒。不是說取於民。而又寡且舒。若論語益徹章。予向謂其言外當補節用意。此是兼說取來而又寡且舒者也。與此微不同。○財足雖主國家用說。要本民足來。○蘇子瞻曰。周以冢宰制國用。唐以宰相兼度支。宰相雖不親細務。至於錢穀兵師。固當制其虛贏利害。陳平所謂責之內史者。特以宰相不當治其簿書多少之數耳。○生財五節。總是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故曰自此以至終篇。皆一

意也。而就中細分之。又自有二意。一是不當專利之意。一是不必專利之意。二者內。又各兼是非利害兩意。義之所安。卽爲利。此以是非論之。而見其不必專也。義則財恆足。而發身。而不悖出。此以利害論之。而見其不必專也。義之所不安。卽爲不利。此以是非論之。而見其不當專也。利則蓄害並至。此以利害論之。而見其不當專也。生財三節。是不必專之意。孟獻子二節。是不當專之意。生財三節。皆是就利害上見其不必專。不就是非上論。而是非意。則當見於言外。孟獻子節。是就是非上見其不當專。長國家節。是就利害上見其不當專。○生財有大道。至末。不過是卽先慎乎德。至仁親以爲寶一段。而覆言之。非有二也。有土此有財。是不必專之意。是就

利害上論。外本內末節。是不當專之意。就是非上論。財聚民散二節。是不當專之意。就利害上論。仁者以財發身節。蒙引云。此仁者與不仁者。都從心上說。未是蓋既曰仁者。則自然體用俱備矣。但仁者下當先提慎德來說。到以財發身。則專就絜矩說。余初誤收蒙引。○仁者以財發身。即是必忠信以得之之意。○翼註曰。發字。全在得民上。民共戴之。則尊榮矣。○又曰。不仁者。輕看。○大全吳季子云。上文既示人生財之道。俾其知不必聚。此又開陳利害以警之。俾其知不可聚。按此與前數節。不必如此分別。未有上好仁節。生財有大道至此節。總是一意。則財恆足矣。即是以財發身。即是好義不悖出。但仁者節。則推

一能行之人。重仁者二字。未有節。則決言其效。重三未有字。○張彥陵曰。此條是足仁者以財發身意。言仁者雖散財以得民。然卒亦未嘗無財。按此說出存疑。然未嘗無財意。在發身內已有此節。不過決言其效耳。存疑恐非。○翼註曰。好仁。註貼愛其下。要見不忍專利意。好義。註貼忠其上。且就民心寬說。未有指實如云感恩思報。懷德效忠。而竭其忠君親上之誠。便是。○又曰。終事還依舊說。泛就在公之務。畢力以圖其成。如從役犯難。皆是蓋終事不重。只引起守財耳。意若曰。力出於民者。且不自愛矧財出於君者。敢生覲覲乎。○吳因之曰。終事守財。便是義以生仁。雖謂上以仁感。下以仁應。如此說亦得。但民以分言。還須說義為妥。

畜馬乘節。孟獻子二節不當專利。是正意理財用人相
關。是旁意。須辯。○顧麟士曰。人君仲春則用冰。命夫命
婦則火出之後而用冰。故左傳云。獻羔而啟之火出而
畢賦。又周禮。凌人夏頒冰。是卿大夫以下三月以後而
得用冰也。周禮云。天子夷盤。喪大記又曰。大盤當是夷
盤之大者。○張彥陵曰。聚斂之臣。欲剝下媚上。必於常
式之外。多增數目。正賦之外。別立科條。日久歲深。增者
不可復減。一時作俑。遂爲生民無窮之禍。○翼註曰。寧
有盜臣。甚言聚斂之臣不可有耳。非取盜臣也。獻子言
有家而傳者。說到國上。見家國一理也。○又曰。不專利
便是義。利字根雞豚牛羊聚斂來。義字根不察不畜來。
○青岩居士曰。上節好義。義字。自民之義言。此以義義

字。自君之義言。卽君之義。感民之義。而得其終事守財。
而爲國之利。不亦大乎。○此以義理論。不以利爲利者。
未說利有害處。只見得義不可也。以義爲利者。亦未說
到義未嘗不利。只見義之所安。卽是利也。下節方極言
專利之害。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節。或問註西山真氏朝四暮三說
甚妙。但當置在此節下。以其說利害也。○小人所以必
言利者。玉溪盧氏以其喻利言。蒙引以欲中其君言。當
兼用。○顧麟士曰。彼君也。彼反以小人爲善。○翼註曰。
彼爲善之。卽或問所謂賞其納忠。嘉其任怨也。○吳因
之曰。小人之使爲國家內。全要補出聚斂意。○按有字。
有平時有之。臨時有之。二意。有善者內兼有人。君悔悟。

意善者。不但是平常善者。卽是絜矩。君子慎德。君子一流。○翼註曰。末當找云。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惡。則絜矩之道得。而孝弟慈之分。願各遂矣。此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也。○蘇紫溪曰。君子小人之辨。嚴矣。慎獨者君子。而得大道者亦君子。爲不善者小人。而蓄害並至者亦小人。易始於一陽之復。而極於六陽之乾。始於一陰之垢。而極於六陰之坤。故曰不遠復。謹其幾也。曰係於金柅。戒其動也。誠意之關。復垢之介。微乎微乎。○此章仁人仁者。當兼安勉說。絜矩亦是安勉所俱有之事。所謂聖人之忠恕。學者之忠恕也。與博施章仁恕自不同。雲峯以恕爲仁之方來說。似非。○章句云。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蒙引曰。與民同好惡。用人

也不專其利。理財也是矣。然理財用人。俱在公好惡之內。章句何以專以用人屬好惡。蓋章句特因傳言用人處。多以好惡爲言。故因用其字。非便以章句好惡字。俱專貼用人。而理財則不在好惡之內也。

受業嘉定侯 銓秉衡同校

廣西州人... 困兔金... 卷之一... 三

